蠡勺編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蠡勺編

（四）

凌揚藻撰

蠡勺編卷二十二

楚辭

文獻通考。屈原自傷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及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其後宋玉作九辨、招魂。按招魂亦屈子作。招魂、自招也。大招、招懷王也。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之。後王逸章句。又續爲九思附之。宋祕書郎黃伯思長睿曰。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耳。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故皆謂之楚辭。

楚辭集註

朱徽公撰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以王氏洪氏註或迂滯而遠事情。或迫切而害義理。遂別爲之註。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訂者。則見于辨證。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而註者反引二書以釋天問。可謂高世絕識矣。洪慶善補註楚辭。引山海經、淮南子、以釋天問。朱子曰。古今說天問者。皆本此。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本皆緣解天問而作。惟于九章悲回風。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註云。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爲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亦謂施黃棘之刺以爲策。按薛符溪曰。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

盟、楚禍所始也。則黃棘爲地名。猶晉有垂棘赤棘之類與。

龍岡楚辭說

三閭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無異辭矣。宋永嘉林應辰渭起、撰龍岡楚辭說五卷。推言屈子不死于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以爲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寄興高遠。登昆侖。歷閶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以爲實。顧獨信其從彭咸葬魚腹以爲實者何哉。陳直齋謂其說甚新而有理。

九歌九辨

宋玉憫惜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辨以述其志。辭共十篇。宋人不知九字有虛用之義。帝嚳命咸黑歌九招。歌之名九始此。其後禹有九德九夏。啟有九辨九歌。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蓋九者。如幽詩之九罭。非必九篇也。強合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已開其妄。近松江顧小厓撰九歌解。亦將九歌十一篇。并湘夫人于湘君。并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之數。抑知昌黎謂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祀典之中。尊無二上。知禮如靈均。乃肯輕于并合者。至少司命。疑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註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故歌辭多近山鬼。若大司命之辭。則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亦豈容混合乎。

卜居

卜居、屈原自作。設爲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爲。往至太卜之家。決之蓍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矣。洪興祖補註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見日知錄。

大招

大招第十三章。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又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其云二八四上。王逸以下註者皆缺。毛西河竟山樂錄曰。二八者。人聲也。人聲十六。二八、十六聲也。四上者、笛聲也。笛色譜曰四上尺工六。爲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其前章曰。趙簫倡只。是也。趙簫倡。言以簫爲倡。凡絃匏鐘磬皆從簫倡之。樂以聲爲主。樂之聲以人聲爲主。聲以調爲準。聲之調以宮調爲準。而皆于笛推之。故黃帝制樂。斷自伐竹。而舜樂之妙。稱爲簫韶。

蔡中郎集

後漢左中郎將軍陳留蔡邕伯喈撰。集中時貴碑甚多。胡廣、陳實、各三碑。橋元、楊賜、胡碩、各二碑。如袁滿年未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爲之。濫亦甚矣。王文簡曰。集有劉鎮南碑。卽劉表也。獻帝初平二年夏四月。誅董卓。夷三族。邕亦瘐死。初平四年。改元興平。又二年。改元建安。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邕之死至是已十

六七年矣。安得復起九原而爲其碑頌耶。碑又云。太和二年。葬于先塋。太和乃曹叡年號。不以建安二十五年纂漢。改元黃初。在位七年。而叡嗣立。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然則此碑果出邕手否乎。按陳直齋謂邕集在唐志言二十卷。今本十卷。闕亡之外。纔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辨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也。今陳留新刻本。詩文凡九十四首。

建安七子

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然自王粲而下止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子。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于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然偉長著中論二十篇。有合于儒者立言之旨。其傳世行遠。殆非仲宣子建孔璋所可及。其餘元瑜、德璉、公幹、意竹垞所謂風幕之文。代人悲喜。在當時雖歎其工。而終未慊乎己之志而自棄之者不少與。

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陳氏振孫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晉書本傳。銍縣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此云取稽字之上。蓋以嵇與稽字體相近。爲不忘會稽之意。文獻通考作取嵇。誤。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于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四庫目錄、謂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謬也。其隼散佚。至宋。僅存十卷。今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陶靖節集

陽湖惲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卷而已。疎謬處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于不可通也。況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爲之參佐以奬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

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旣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于元。可信矣。而斗南于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鎭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季長辨正。不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庾開府集

周司憲中大夫南陽庾信子山撰。信、肩吾子。仕梁爲抄撰學士。累遷東宮學士。領建康令。臺城陷。奔江陵。爲右衞將軍。加散騎侍郎。聘于西魏。屬江陵陷。遂留周。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書錄解題、謂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二十卷。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四庫目錄、謂考倪瓚集。有與齊學士借庾子山集書。則二十卷者。在元末尙有傳本。至明遂佚。今庾開

府集箋註十卷。蓋從諸書鈔撮。已非其舊。胡渭欲爲作註而未竟。國朝吳兆宜、採其遺稿。與徐樹穀等補綴成書。而倪璠又以兆宜所箋。出自衆手。不免漏略。乃重爲補葺。並作年譜冠于前。別爲庾子山集註十六卷。前明楊用修曰。庾子山詩。爲梁之冠。啓唐之先。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蓋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清斯槩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李翰林集

唐藝文志有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宋樂史別收歌詩。又于館中得賦序表書贊頌。定爲三十卷。今皆不傳。此則宋敏求得王溥及唐魏顯本。又蒐羅逸作。合爲一編。其次第、以諸家序文爲第一卷。自第二卷至二十四卷爲詩。二十五卷至三十卷爲雜著。按樂史序言、太白慕謝安石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宋紹興間。晁公武撰讀書志。誤以太白爲山東人。後之作大明一統志者。遂以太白入山東人物。此由倒讀東山二字。亦緣太白之僑居山東者有年也。楊升菴謂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不多見。因就其集中游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概于丹鉛錄云。太白生于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讀書縣南之匡山。或謂匡廬。非也。故鄭谷送人入蜀詩。雲藏李白讀書山。指匡山也。少以才名。爲採訪

使蘇許公所薦。徵召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人呼之。未久。還蜀。遂下荆門。娶于許氏。因久寓巴陵洞庭之間。再入長安。客游山東。與元丹邱輩營石門幽居。攜家與居焉。其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游江南池州會稽。而酉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之魯云。我家寄在沙邱旁。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永王璘敗。繫潯陽。謫夜郎。遇赦歸。復至池州。其生平游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游。可考也。故既返初服。遂就息焉。將有終焉之志。而首邱不忘。故其懷趙徵君蕤詩云。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不果其願。竟終于采石。疾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傳言云。

杜工部集

唐藝文志。杜工部集六十卷。小集六卷。宋寶元間。王洙叔原蒐裒中外書。除其重複。定取一千四百有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篇。近體一千有六篇。別錄雜著爲二卷。合二十卷。爲定本。至祕閣學士武陽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校定爲二十二卷。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乞于至德大歷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十七篇。文獻通考作千四百四十七篇。官洛下時。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得在祕閣。及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陳直齋曰。世

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天以前文體。大略皆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又費著撰蜀杜氏族譜曰。杜翊世以死節顯。其世祖甫。來蜀依嚴武。家青城者。實宗文裔。世孫準。皇祐五年第進士。宰綿竹。以卒。子翊世。徙成都。紹聖元年。第進士。官至朝議大夫。通判懷德軍。靖康元年。死節。特贈正議大夫。命官其後十人。五子。慥、忱、以賞得官。孫逸老、俊老、廷老、曾孫光祖、大臨、以忠義遺澤得官。今猶稱忠義杜云。王文簡曰。據坡詩。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則子美有後于蜀。其信然乎。

韓昌黎集

昌黎集四十卷。文公壻李漢輯。其序言、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懼後人僞妄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順宗實錄五卷。另行。無所爲外集者。自蒲田方崧卿增考。刻之南安軍。乃有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舉正十卷。外鈔八卷。于是與大顚書遂見諸外集矣。東坡力辨其僞。惟朱子校定韓集。決以爲韓筆無疑。且謂此乃昌黎平生死案。陳直齋曰。書之謬妄。三尺皆知。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註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統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楊升菴謂僧徒妄撰。假韓公名以尊其道。猶懷素假太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楊升菴引黃東發之言曰。據集。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顚語。見與孟尚書。今請之

者再三。而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一旦求之之亟如此者。使其既與習熟。少變其說。尙近人情。今未之見而輒欲聞其道。不可曉也。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

元白長慶集

樂天撰微之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至宋存六十卷。中興書目止四十八卷。又逸詩二卷。今本乃宣和中建安劉麟所刊。明馬元調據以翻雕。詩二十六卷。賦一卷。雜文三十卷。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集後記稱、前著五十卷。元微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今本七十一卷。年譜一卷。元白文章齊名。稿皆號長慶集。其出處亦不大相悖。惟微之晚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士論薄之。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與牛僧孺爲師生。而不陷牛李之黨。斯可謂始終全節者。樂天詩格條直。中皆雅音。微之意拙語纖。頗流于澀。故張爲主客圖以樂天爲廣大教化主。而微之不與焉。東坡品爲元輕白俗。未可爲定論也。

柳仲塗集

宋如京使大名柳開仲塗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編。亦名河東先生集。四庫目錄作十卷。附錄一卷。謂其文力滌排偶。轉成艱澀。然有宋一代。矯五季之弊而振興古體者。開實爲之先導。開第開寶六年進士。歷知常潤二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八郡。以卒。王漁洋曰。仲塗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徂徠集有過魏東郊詩一篇。至

上擬之堯舜皋夔伊呂。下擬之遷固通（文中子）。愈又嘗作怪說三篇。以詆楊文公億。比之狐媚梟鳴。噫。亦詩矣。湘山野錄云。景字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首云一氣萬物之母也。故云然。

東坡集

書錄解題、言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內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議十五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卷。杭蜀本同。但杭無應詔集。又言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眞、刊家集于建安。稱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亦無應詔集。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中雜以潁濱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今四庫本東坡全集一百三十卷。按西吳里語云。施宿字武子。湖州長城人。（今長興縣。）紹興間。爲左司諫。又爲淮東司曹。嘗以其父元之所註坡詩鋟板。爲施註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舊有東坡詩集註三十二卷。題王十朋撰。蓋依託也。頗多舛謬。）蘇詩續補遺一卷。康熙己卯。商邱宋牧仲中丞、得施註殘帙十二卷。屬武進邵子湘、高郵李百藥補註之。牧仲又輯得逸詩二卷。屬錢塘馮景續註之。至海寧查愼行初白、又以牧仲所刻讎暗。乃重爲考訂。成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

致堂斐然集

宋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斐然集三十卷。陳直齋曰。寅、文定公安國長子也。本其兄子。初生棄不舉。文定干

水盤內收育之。既長。俾自絕于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寅遵行之。後以不持生母服。爲章復所劾。復之意雖在迎合秦檜。假公以濟私。然所執不爲無理也。寅自辨之書。今載集中。究之強詞爾。按太平御覽引世說。漢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聞甕有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于本親已爲死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古今人倫之變。莫有甚于斯二者。今世說不載胡廣此條。休甯汪文端疑晏元獻削去之。謂伯始之孝于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又四庫書目、謂明仲集中載釋氏疏文六篇。與所作崇正辨自相矛盾。至其出處大節。則卓然不愧矣。蓋明仲以不主和議謫新州也。

玉臺新詠

陳尙書左僕射徐陵孝穆編。所錄梁以前詩五言八卷。七言一卷。五言二韻者一卷。凡十卷。大唐新語、謂梁簡文好作豔詩。江左化之。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朱竹垞曰。昭明文選初成。閒有千卷。既而略其蕪穢。集其淸英。存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僞製。所錄古詩十九首。以徐陵五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至驅車上東門行。載樂府雜曲歌辭。其餘六首。玉臺不錄。就文選本第十五首而論。生年不滿百。長懷千載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則西門行古辭也。古辭。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而文選更之曰。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辭。貪財愛

惜費。但爲後世嗤。更之曰。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古辭。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更之曰。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裁翦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前後。雜糅置十九首中。沒枚乘等姓名。槩題曰古詩。要之皆出文選樓中諸學士之手也。徐陵少仕于梁。爲昭明諸臣後進。不敢言明其非。乃著一書。列枚乘姓名。還之作者。殆有微意焉。

鼓吹集

唐詩鼓吹集十卷。相傳元遺山選。郝天挺繼先註。明人古岡廖文炳光甫附以解義。有趙文敏海忠介二序。所收九十六家。七言近體五百九十餘首。眞贋錯出。其最誤者。混入宋人胡宿詩二十三首。次獨孤及之下。遂以爲唐末爵里未詳之人。今考所錄。大半在文恭集內。中有次韻和朱況一首。況爲胡氏壻。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太夫人行狀。以遺山、文敏、金元鉅公。且去宋未遠。不應謬誤至此。其爲僞託無疑者。康熙間。吳郡胡燮亭選唐詩貫珠。漫不加察。亦幷收入。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有文恭集四十卷。

谷音

谷音二卷。元杜本編。所錄皆宋末人詩。共一百首。各繫小傳。紀其大略。王漁洋曰。上卷王澮以下。凡十人。率任俠節義之士。下卷詹本以下。凡十五人。則藏名避世之流也。番陽布衣、瀟湘漁父以下五人。不可得

其姓字。要之皆宋之逸民也。其詩慷慨激烈。古澹蕭寥。非宋末作者所及。是時謝皋羽、林霽山輩、皆以文章節義著于東南。而又有此三十人者與之遙爲應和。亦奇矣。此書、毛氏汲古閣本。與月泉吟社宋吳渭編。渭立月泉吟社。以丙戌三月分題。丁亥上元收卷。凡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方鳳、謝翱、吳思齊評其甲乙。選中二百八十人。此錄前矛六十卷。題爲春日田園雜興。其姓字皆隱語。以代糊名也。合刻。最工。其後施愚山刻之淸江。吳時冕刻之眞州。又有江西刻本。蓋諸人本末各有耿耿不沒者。宜有神物在在護持之也。

文不貴多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于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至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張端義貴耳集、言張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百餘册。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曰。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

酒德頌

戴逵竹林七賢論。言劉伶未嘗措意文章。終其身凡著酒德頌一篇而已。東坡詩亦云。詩文豈在多。一頌

了伯倫。而朱少章謂藝文志載劉伶集三卷。新城王文簡以爲當不止一頌。但此一頌。足以不朽其人。他文可不必傳耳。然則七賢論、逵與伶同時者。猶未足據與。

五柳先生傳

陶徵君五柳先生傳。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說者謂求甚解則涉穿鑿。能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固然矣。而未足以窺此老之深也。楊用脩曰。兩漢以來。訓詁盛行。數字之文。說至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羨。而無所歸。陶公厭之。故超然直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信其爲不求甚解矣。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能之耶。

閒居賦

夏醴谷曰。賈后欲廢太子。潘岳爲之作書草。以安仁之詞華斐然。一時罕匹。而大節隳喪。乃至如此。世復以板輿色養傳爲美談。考岳在職時。母常以乾沒不已責之。及爲趙王倫所陷。臨刑。謝母曰。負阿母。則其冒險耆利。亡身辱親。不孝莫大乎是。

討武曌檄

徐敬業起兵討武氏。時爲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革命也。故曰、包藏禍心。窺竊神器。時廢中宗爲廬陵王。而立相王爲皇帝。故曰、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越六載。天授元年。始改國號曰周。設敬業當日聽魏思溫言。以匡復爲詞。直指洛陽。則大功可立。乃自謀巢穴。妄希金陵王氣。能勿敗乎。唐書稱敬業討武氏不克。亡命不知所之。或謂敬業擒所養似己者斬之。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九十餘。名住括者。卽敬業也。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祝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而卒。

上裴長史書

沈氏讀書隨筆曰。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憶惜東遊維揚。不過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故爲大言。以形其豪俠。非實有是事也。不然。隴西一布衣。安所得如許橫財。恣其揮霍耶。按古之所謂百萬千萬。皆言錢耳。後世金銀乃以兩計。此言三十餘萬。則三百餘貫也。

祭田橫墓文

洪氏謂田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所歸。大有生氣。故班氏以爲雄才。韓文公至爲文弔之。然田氏自田儋兄弟始拒楚約。殺其來使。後負項梁。不肯發兵。在當時諸侯王中。田氏爲最劣。世徒以橫之客三千人自剄、歎其節烈。不知皆麤材也。退之是時試宏詞不售。上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

托足無門眼淚無處揮洒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

蘇氏族譜亭記

齊東野語、載滄州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妻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于坡公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邵氏博聞見後錄。東坡先謫黃州。熙甯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仇。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歡也。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號軫石。選貢生。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正間。高麗困于兵。請援。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還中國。記言子由有寒碧琴說。又言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鉄兩足。漁洋謂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于登州也。崇正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而考證甚疎。

每爲人欺。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三

古人文亦多所本

汪鈍翁曰。古人爲文。未有一無所本者。如韓退之諱辨。本顏氏家訓。歐陽公論隱公居攝。本何氏膏肓。辨堯舜后稷世次差舛。本杜預釋例世族譜。蘇之序延州來季子多壽。本孔穎達正義。不知其偶合與抑亦稍循其說而橫縱出之也。然文忠公所作送廖倚序。卽退之送廖道士序也。藥師院佛殿記。卽圬者傳也。此其原委皆顯然可見。倘古人亦不盡諱之與。

五代史文所本

馮定遠云。歐公文人。又生于太平。不知武事。每敍戰之際。則使人思鉅鹿垓下。然三矢告廟、亦極筆也。按三矢告廟一段文字。淋漓慨慷。足爲武皇父子寫生。然實全用王元之五代史闕文之詞。遂成絕調。非歐公自創也。何義門云。歐公敍高平之戰獨勝。

劉召美試論所本

吳虎臣曰。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

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爲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于窮者也。

范文正復姓表所本

仁和姜叔明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準代爲作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于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幼從母適長山朱氏。冒姓名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鄭語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前人。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

湛文簡奏疏所本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二語本于孔子家語五儀解。）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羣臣、其檝櫂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專繫于其君矣。湛文簡公嘉靖九年考滿。遷侍講。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公憂之。上修省疏。其舟柁之論一段。實本諸此。而透快過之。

文失是非之心

武后延載元年。明堂災。制求直言。姚璹對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宋汪彥章爲

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及李自成入承天門。官民勸進表云。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慙德。沈文慤謂此是黃巢師位時語。皆孟子所謂無是非羞惡之心者也。

四六文

陳伯玉錄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浮溪集云。四六偶儷之文。起于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隱之流。號爲能者。殊不工也。義山有樊南甲乙集四十卷。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時以爲工。本朝楊劉諸名公。猶未變唐。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爲大篇長句。敍事達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按我朝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嘗輯宋人四六。爲藝林傳誦。所著恩餘堂集經進稿中。亦多典重渾成語。如天下有三重。議禮制度考文。聖人等百王。夏造殷因周監。天子所至曰幸。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人情爲田。大德之致永年。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是謂太平之世。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則知小人之依。先憂而憂。後樂而樂。有象之春夏秋冬。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推行是。無形之陰晴雨雪。我潤澤之。我滲漉之。我氾布濩之。十二時不翼而飛。天之所助者順。千萬里如指諸掌。聖不可知謂神。奉三無私。聖人之所作也。如覆載照。致四必得。昊天其子之。以保佑申。國家豐亨豫大。再籌三十年之通。民戶朝饔夕飧。或鮮千萬斯之積。富非藏國。利本因民。矧當太倉之陳陳相因。何如高廩之多多益善。見松軒隨筆。

尺牘

常熟嚴太僕虞惇曰。漢書陳遵傳。遵略涉傳記。贍于文詞。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尺牘之名始此。梁昭明撰文選。書表牋啓之外。別無尺牘。宋初文苑英華。無體不備。亦無尺牘之目。近代乃或以此名家。東坡山谷往來酬答之札。好事者掇拾綴輯。名之曰蘇黃尺牘。家挾一編。而蓮幕之士尤好之。蓋牋啓之作。施于達官貴人。其體多駢偶之文。而尺牘則闌言長語。單辭隻句。衝口信筆。嬉笑涕洟。無所不可。令讀之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則亦翰墨之高致。而通人之緒餘也已。

古人詩不嫌相襲

列子載堯時童兒謠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射洪登幽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屈綿邈而陳則骫骳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全述此四句。但長作常。及弗聞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詩有別才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嚴滄浪言詩有別才。正是此意。非教人廢學也。然亦有不讀書而能詩者。北齊斛律金不解押名。而勅勒歌乃爲一時樂府之冠。

妙在形似之外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王從之謂論妙于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于題。而要不失其題也。凌駿甫解鷄鳴曰。賢妃儆畏之心。詩人隱隱不道破。大抵風人之致。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可謂得此道三昧。

龍虵歌

龍虵之章。載于說苑者有二。一爲介子推事。晉文公卽位。賞不及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虵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虵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虵入穴。皆有處所。一虵無穴。號于中野。文公出見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綿上山。一則舟之僑事。晉文公出亡。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爵祿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曰。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詞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虵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虵者乾。獨不得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也。遂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葉榮甫曰。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僑先歸。

及振旅入晉。殺舟之僑以徇。民乃大服。安有求之不得乎。觀此。乃介子推事。劉向惑于多聞。而並載之。非也。

魏晉以下人詩

白沙子有言曰。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楊。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宋袁絜齋燮、亦謂古人詩猶籟之自鳴。直己而發。不知其所以然。聖人斷之曰、思無邪也。魏晉諸賢之作。雖不逮古。猶有春容恬暢之風。而其間以靖節爲最。不煩雕琢。理趣自深。至唐人。苦心疲神以索之。句愈新而去古愈遠。獨少陵雄傑宏放。兼有衆美。可謂難矣。然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所由不能不與古異也。二公之說。持論過高。然必明此義。乃可讀漢魏以上人詩。

百一詩

寄傲軒讀書隨筆曰。應璩百一詩。或謂璩詩有百一篇。故曰百一。又謂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故謂之百一。文選註均辨其非是。獨取詩序、璩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之語。以爲百一之名蓋興于此。亦不可從也。按註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云云。然則璩已毀其九十九篇。惟此一篇止自勉勵之語。故獨留之。蓋存百

篇之一耳。因卽以百一名題。有何難解。而紛紛曲說如此耶。

蘭亭詩

周氏密齊東野語。永和蘭亭禊飲。集者四十二人。人各賦詩。自右軍而下十一人。各成兩篇。郄曇王豐而下十五人。各成一篇。然亦不過四言兩韻。或五言兩韻耳。詩不成而罰觥者十有六人。然其間如王獻之輩。皆一世知名之士。豈終日不能措一辭者。黃徹謂古人持重自惜。不輕率爾。恐貽久遠之譏。故不如不賦之爲愈。余則以爲不然。蓋古人意趣眞率。適是日無興不作。非若後世喋喋然強聒于盃酒間以爲能也。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暄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也。今王氏父子羣從咸集。而獻之詩獨不成。豈非平日靜退之故耶。

鍾氏詩品之謬

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撰詩品三卷。以漢魏至梁。作者百一十九人。而評品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每品冠以小序。每人系以論斷。漁洋山人曰。鍾嶸詩品。予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舛謬不少。嶸以三品銓敍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鵾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昭、謝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

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筵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昭出于二張。尤陋。不足辨也。

李太白詩誤

太白送賀監詩曰。鑒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按晉書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以去。是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而野客叢書、謂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則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他如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換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東觀餘論曰。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非也。按陶隱居眞誥。晉哀帝興甯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長史許君。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漂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逸少以晉昇平五年卒。歲在辛酉。後二年。卽興甯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唐張懷瓘悞以爲逸少書。初未嘗攷之也。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羣鵝。不知穀何以知其爲劉姓也。然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之語。無乃據此乎。

杜牧之詩誤

丹鉛總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蓋因杜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也。墨子曰。吳喜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去吳之世甚近。宜得其眞。又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

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謂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緣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語。以墮後人于疑網也。

温飛卿詩誤

丹鉛總錄曰。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陸放翁詩誤

新城蠶尾集、謂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后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時。夜嘗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題畫詩

王文簡曰。六朝以來。題畫詩絕罕見。盛唐如李太白輩。間一爲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雖小有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剏爲畫松、畫馬、畫鷹、畫山水諸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二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虞伯生尤專工于此。學古錄中歌行佳者。皆題畫之作也。入明。劉槎軒、李西涯、沈石田輩。以迨空同、

大復。皆擬少陵。子美剏始之功偉矣。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相之句。宋吳氏曾曰。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

赤壁詩

陸放翁云。黃州赤壁。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之地。李太白有赤壁歌。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肯輕下如此。至韓子蒼、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眞指爲公瑾赤壁矣。顧景范方輿紀要云。江漢之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以嘉魚之赤壁爲孫曹對壘處。按謝枋得曰。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爲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合屬嘉魚。黃州之山。則名赤鼻。亦名赤鼻。見地志及桑欽水經。

九僧詩

王新城曰。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編。多五言近體。其前集、卽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詩凡四百七首。有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克序。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

當永叔時。已云其集不傳。世多不知所謂九僧者。而此集更歷六七百年。完好如此。殆不可曉。又按周輝清波雜志云。昔傳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淮南惠崇。名字與今本悉合。又云。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惠崇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疑爲節本。或卽此本是也。今亢序亦不載。大抵九僧詩規橅大歷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

海忠介登科錄詩

順德談用修樵、著一枕亭詩草。內有題海忠介公登科錄後詩。自註。海公登科錄。是蘇以修于敗簏中搜出者。其詩曰。吾儒讀詩書。仁義其大旨。國家設科目、忠孝求眞士。士不媿科名。古今實有幾。鼎鼎百年內。何者爲足恃。有宋三百年。取士不勝紀。試錄存二本。要亦偶然耳。文公與文山。芳名炳青史。（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以朱子列第五甲九十名。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以狀元爲文天祥。二甲第一名爲謝枋。第十七名爲陸秀夫。）科第何足奇。況乃錄科紙。公在明中葉。理學眞君子。盈廷尙詭隨。視之等僕婢。不朽在其實。名亦誰與比。科第雖無奇。自立有本矣。試錄亦偶存。覽之恭敬起。同榜者何人。臭味通蘭芷。

昭代詩派

洪稚存編修曰。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尙書士正、商邱宋尙書犖。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

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愼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眞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惲子居曰。言詩于今日、難矣哉。古近諸體備于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歛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本朝順治中。詩贍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瀏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于是自乾隆以來。凡能于詩者。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註。以爲博雅。聲軒碣陀。以爲詭逸。街彈舂相。以爲眞率。博徒淫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于今日、難矣哉。

樂府

中興書目、言劉次莊取前代樂府。分類爲十九門。而各釋其命題之意。陳直齋謂其所載止于陳隋人。當是唐集之舊。次莊因而增廣之耳。要莫備于太原郭茂倩樂府集。爲門十有二。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

焉。上起陶唐。下迄五代。網羅賅博。其解題敘述源流。尤爲詳備。至鄭漁仲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鐃歌鞞舞而下。系之風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刪詩。得詩得聲者。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槩見。而梨園子弟所歌。率當時詩人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之渭城一曲。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既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于是溫和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

詩餘

詞之興。萌于唐。始太白憶秦娥。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以通儒鉅公。若韓、范、司馬、朱仲晦、眞希元輩亦皆爲之。故陸放翁謂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靡。而長短句獨精巧高華。此事之不可曉者。王文簡曰。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語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雖百變而不窮矣。朱竹垞曰。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諸子。自元以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

至崇正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也。

寄吳漢槎詞

吳漢槎兆騫、以科場事謫甯古塔。無錫顧中翰貞觀、與太傅明珠之子侍御成容若爲友。懇侍御救之。未卽許。貞觀作金縷曲二闋以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貞觀曰。人壽幾何。請以五載爲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辛酉入關。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死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酒杯。魑魅擇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云。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淸人壽。歸日急繙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貞觀字華峯。號梁汾。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著積書巖集。有彈指詞三卷。

商家林店題壁詞

蘇藍田北征草記。商家林店。有無名氏題壁金縷衣詞云。瞥眼黃沙撲。看公車、席篷圍住。小于場屋。一角

紅旗書會試。轅上壓將僮僕。車夫子、挨肩眠熟。早晚打尖還下店。待嚼完麵餅添稀粥。土炕裏。聊栖宿。就中我亦同馳逐。笑年來京城灰土。飽吞幾斛。此道不荒安得中。中了算何名目。竟不中、豈非清福。若論大挑挑一等。這太爺、滋味都嫌俗。挑二等。也拘束。觀此。已足爲邯鄲枕上人作一服清涼散矣。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言其先文康公起家陽曲令。嘗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謔。可推格言。至讀袁子才韓生哀辭。又可爲痛哭流涕也。

蠡勺編卷二十四

倒用成語

孫季昭示兒編所拈古人倒用成語以就韻者甚多。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裳衣、衡縱、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子、京周、鼐鼎、息偃之類。皆是也。按漢溧陽長潘乾碑用蒸黎作黎蒸。董仲舒賢良策用勉強作強勉。昌黎詩用玲瓏作瓏玲。參差作差參。元黃晉卿、王仲謀輩亦以窮兵爲兵窮。傷財爲財傷。鷹揚爲揚鷹。卽孟子亦有子父子母之語。蓋古自有其法。若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用於陵作陵於。則不可通矣。

反用字義

楊升庵曰。古文如亂之爲治。擾之爲順。荒之爲定。臭之爲香。潰之爲遂。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葛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

兩韻連押

漢曹全碑銘末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謂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

各押也。鈍根老人曰。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并非異義者。詩雲漢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焦仲卿妻詩。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兩遺字兩由字皆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若重用韻。則不可枚舉。日知錄言之詳矣。

偶句

海鹽朱笠亭云。魏晉談詩。聲律未精。然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已開其漸。齊梁而後。子山集中最夥。如文昌氣似珠。太史明如鏡。凱樂聞朱雁。鐃歌見白鱗。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瓜。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峯。學異南宮敬。貧同北郭騷。不一而足。唐代頗爲律體。裁對最要。飛卿以玉條脫對金步搖。致動人主。樂天帝與九齡、山呼萬歲之對。王直夫謂少有其比。寒山子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諸對。載在困學紀聞。荆公殺青、生白。飛瓊、弄玉。帶眼、琴心。三甲、六丁。洪駒父青奴、黃嬭。及銀鹿、金瓠諸對。載在雪浪齋日記。山谷格五、朝三。管城子、孔方兄諸對。載在冷齋夜話。放翁手版、肩輿。溫劵、熱官。酒聖、錢愚。虎頭、雞肋。竹郎、木客。箝紙尾、摸床稜。空虛腹、壘塊胸。老學究、病維摩。乞米帖、借車詩。麴道士、楮先生。子午谷、丁卯橋。一彈指、三折肱。百衲棄、雙鉤帖。烈士壯心、狂奴故態。下澤乘車、上方請劍。長劍拄頤、短衣掩脛。百錢挂杖、一鍤隨身。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諸對。載在後山詩話。其他名人集中。不勝枚舉。更若少陵自天、當

暑之對。皆經語。荆公一水護田、兩山排闥。皆漢人語。阿蘭若、窣堵波。皆梵語。翠碧、黃鸝。皆鳥名。又兼四色。晉公垂手、緩聲。皆樂府名。黃詞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皆歇後語。

集句

晉傅咸毛詩一篇。爲集句之始。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淑。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覥面目。後來文人。因難見巧。往往有清切湊泊。如天衣無縫者。甚至有從經史中成語摘爲佳對者。亦筆墨游戲之一端也。然大雅猶且弗取。晁美叔嘗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何至作此等伎倆。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佳客。器皿肴蔌。悉假貸于人。意欲強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脫。東坡答孔毅父集句見贈亦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小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是貢父東坡皆不以是體爲貴矣。時惟荆公晚年喜爲集句。如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之類。有多至百韻者。文文山集杜詩。亦至二百首。我朝華亭黃唐堂中允、有香屑集。皆集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前有自序。亦集唐人文句爲之。四庫提要、謂雖取諸家之成句。而對偶工整。意義通貫。排比聯絡。渾若天成。且惟第二卷五言長律中。用杜甫二句。陸龜蒙二句。餘雖纚纚鉅篇。亦每人惟取一句。有疊韻不已。至倒押前韻。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嘉慶十四年。我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先諭羣臣曰。近年慶典。諸臣所進。每集用文選各書成

語。而恭集御製詩文者尤多。究非正裁。況進呈文字。當華實並茂。如古人頌不忘規者。庶合對揚之義。嗣後宜歸體要、毋仍習佻巧。致失脩辭立誠之旨。見邸報。

反切

世傳漢以前未有反切。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而聲病益詳。然韻書肇于陸法言。其爲部二百有六。上平自一東至二十八山。下平自一先至二十九凡。上自一董至五十五范。去自一送至六十梵。入自一屋至三十四乏。矩矱秩然。不可紊也。自平水劉淵、併爲一百七韻。即今世所行者。已乖唐人官韻之舊矣。而鄭夾漈六書略、且謂韻學起于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謂之婆羅門書。其後又得華嚴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蓋韻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宮、商、角、徵、羽、及半徵、半商、七音也。意若舍西法即無以成韻然者。而于是嗜奇喜異之士。日惟向龍龕手鑒、搜眞玉鏡等類是求。置詩書易象之音聲。效見溪羣疑之反切。舉一世而入于浮屠氏之學。可不謂之大惑乎。竹垞先生有言曰。學者但守韻書分部之舊。作爲詩賦。無害于辭。勿戾于義。斯可矣。若必專心四聲七音之微妙。然後可以言詩。此六一居士所云儒釋不兩能者已。戴東原曰。六書之學。詁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剏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

今韻非沈約本

毗陵邵子湘氏、著古今韻略。於古韻通轉。則依少陵昌黎。叶韻、依吳才老朱紫陽。今韻間有增字。則依廣韻及宋毛晃氏劉淵氏。其說見于所自言者頗詳。略曰。世以今韻爲梁沈約氏書。非也。沈譔四聲一卷。已久亡矣。約所譔四聲譜。見隋藝文志。至唐四庫書目不載。蓋已亡之矣。繼之者。隋陸法言氏。陸譔四聲切韻。亦亡。嗣是唐孫愐氏。而孫所譔唐韻五卷亦亡。今韻書之存者。廣韻、宋祥符間所脩也。集韻、宋景祐間奉敕脩也。禮部韻略、宋時列之學官者也。毛晃氏、仍禮部韻而增益之者也。平水劉淵氏、仍禮部韻而通併其部分者也。元黃公紹氏作韻會。仍劉氏而廣其箋註者也。三家遞增。字寖以多。禮部韻初纔九千五百九十字。至韻會乃有一萬二千六百字矣。然尙不足當集韻四之一也。最後陰時夫氏兄弟著韻府。乃大加刊削。僅存八千八百二十字。又不專主劉韻。頗多遺漏。顧明初至今用之。學者或稱爲沈韻。或指爲平水韻。皆是書也。然則今本固非沈韻。較劉韻又少三千字。並非劉韻可知也。而世儒罕見劉氏元本。襲舛承訛。三百餘年相習而不察。可怪也。

串字平聲

串、音釧。物相連貫也。與穿讀去聲通。前漢司馬遷傳。貫穿經傳。卽貫串。作去聲讀。惟宋富文忠過邵堯夫詩云。貫串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用平聲。此字書所未收者。見康節外紀。

十字平聲

老學庵筆記曰。故都里巷間謂十爲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耳。然白傅詩曰。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鼂以道亦云。煩君一日慇懃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諶矣。

查爲在之轉聲

國初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方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啓奏、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康熙十七年。開制科。上虞徐咸清仲山、被薦至京。偕應鴻博者數十人。謁高陽相公門下。相公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仲山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卽槎蘖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爲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叉也、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卽察也。改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

裁乎。在之爲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爲纔。僅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爲才。則無義矣。才可纔。則查可察矣。高陽憫然謝而起。仲山著有小學書。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資治文字。

委蛇字變體最多

金石存、載漢衞尉衡方碑。有夙夜惟寅。褘隋在公語。隋卽隋。褘隋卽委蛇也。隸釋云。見韓詩內傳。跋引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逶迤。四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逶移。九曰逶虵。十曰蜲蛇。十一曰邐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褘隋。唐扶碑作逶隨。劉熊碑作委隨。枚乘兎園賦作崣蹊。博雅。隇陟、險也。文選薛註。周道威夷、險也。則隇陟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尙有蟡虵、蜮隲、虵陭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尙考之未盡也。

以廿爲念

楊升庵曰。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而誤之。唐開耀二年開業寺碑陰。在元氏縣封龍山。多宋人題名。有云。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金石文字記、謂以廿爲念。始見于此。

古文奇字

野客叢書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旛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聱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也。又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亦謂之八體。右軍嘗醉書。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篆與八分不始于秦

世言史籀變古文爲大篆。李斯變籀爲小篆。程邈變篆而爲隸。王次仲割隸篆爲八分。而楊文憲愼不謂然也。其言曰。水經註、載齊地掘古冢。得石槨。上有八分書。驗其文。乃太公三世孫（或以爲六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矣。若夫小篆。則五帝以來皆有之。蓋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用各不同耳。如禹刻岣嶁。則用科斗。宣王石鼓。則用籀書。此傳世文字也。至用之民庶媒妁昏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無異。余

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自秦始也。故今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二語本于路史。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釆。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此推之。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也。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又曰。贊皇山吉日癸巳周穆王書。乃是小篆。宣王石鼓。卻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高談雄辨。可驚四筵。但恐此陳晦伯者見之。又當作正楊篇耳。

漢隸之失

今本六經三史。多爲漢人隸書所誤。大都合數字以歸一字。間有分一字爲二字者。如槃之與盤。罍之與罍。幹之與榦。是也。然分者尚少。不如合者之爲多。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淮人張弨力臣、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一書。其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褱抱之褱則不從心。而褱袖之褱又別焉。溷用之者。誤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麐字。其論氤氳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字。故借而爲烟熅。又借熅而爲緼。若氤氳乃俗字。而絪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鵰。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鵰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謬之尤者也。論和字曰。唱咊當用咊。龢平當用龢。其論段字曰。段字得斷音。叚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

古作彎。通作攀。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蚚也。非彊也。論憂字曰。憂者、行之和也。悳、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纍之纍。省而爲累。非積桑之桑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于意亦合。若草、則櫟實也。別爲一字。論寖字曰。寖乃寖廟之寖。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气音炁。雲气也。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以爲餼。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叫乃弓之橫體。引弓射隹。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人于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大者也。論望字曰。朔望之望。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捄字曰。盛土于梩之謂捄。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蔽前之皮。其字象形。市之重文曰韍。非黻也。後世加草于市、爲芾。非也。又改韋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韍之變。而非黻之變、漢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皆誤也。論悳字曰。外得于人。內得于己之謂悳。是悳行之悳也。若德、則升也。非悳也。其正定者。大略如此。

眞書

朱檢討彝尊曰。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眞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爲眞也。然洪

适以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眞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眞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尙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爲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宏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及其善書。何與。疑漢代無眞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寶臬（竪、古文通作臬。）註述書賦。而衞夫人圖筆陣。有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眞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

別搆異體字

三國志註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故其時碑版多雜用變體別搆字。金石文字記、記後魏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曰。此碑字多別搆。如蔑爲蠛。蔽爲蔣。菊爲蘜。寔爲寔。箕子爲其子。往爲住。厥爲厥。邅爲亶。顚爲巔。辛爲亲。因爲回。桴爲桴。翺爲翺。曳爲电。芙蓉爲扶容。葩爲葩。漂搖爲漂飄。慮爲慮。螭爲螭。裔爲裔。帶爲帶。訴爲訴。雛爲鵻。瀏爲瀏。俯爲府。爲闔闔。騶虞爲騶虞。隨爲隨。巒爲巒。吸爲歙。闕爲闕。睇爲睇。不可勝紀。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艸。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悳。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文之世卽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于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蓋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異。莫甚于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多于此碑。雜體之書。莫過于李仲琁。而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爾。然明嘉靖十三年。建史宬門于重華殿西門額以史爲叟。以宬爲宬。左右小門曰龍歷。以龍爲韙。皆世宗所自製而手書也。則不獨武曌之曌、劉龔之龔爲然已。

諸自製國書

寄傲軒讀書三筆曰。契丹、西夏、金、元、皆有國書。契丹字則遼太祖用漢人增損隸書之半而成。凡三千餘言。夏蕃書爲元昊自製。命野利仁榮演釋。分十二卷。形勢方整類八分。女直字有小字大字二種。大字乃古紳仿漢人楷書。因契丹字體製爲之。其小字未詳爲誰作也。元蒙古新字僅千餘。世祖時。命西僧八思巴製。大要以諧聲爲宗。

劉表張飛皆善書

董北宛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卽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註載其與袁尙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又涪陵有張飛刁斗銘。飛所書。其文字甚工。張士環詩所謂人間刁斗見銀鉤者。是也。按吾郡粵秀山麓關侯廟。有桓侯草書碑。筆甚飛舞。萬歷己丑。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劉繼文立石。未審何處摹來重勒者。

唐太宗書

李氏綽尙書故實。貞觀十四年。太宗自寫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冠。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常召三品以上。賜宴于元武門。帝操筆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淳化閣帖久失眞

宋太宗游意翰墨。購古帝王名卿墨本。命侍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眞贋雜居。著不能辨。但欲備晉宋

間名跡。遂以江南人一手僞帖竄入其間。都爲十卷。鏤板藏禁中。是其初已不能不失眞也。故董逌詆之。謂決磔鉤剔。更無前人意。米元章辨別其僞。已得大要。至黃伯思撰刊誤二卷。釐剔益精。惟當時珍惜特甚。必大臣登二府者乃得賜。其後並寢不復賜焉。元豐中。嘉王請于神宗。借板模拂幾百本。然後流布稍衆。而歐陽永叔時。卽謂板已被焚。舊本不易得。幸其初長沙僧希白塡本刻石。河東潘氏及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說者謂希白善書。其本頗勝。而後人更以棗木傳刻。流行于世。吾不知其去廬山面目又幾何矣。

右軍小楷帖

休甯汪文端公曰。昔人評黃庭。有飛天仙人之目。然歷來傳刻。多過于拘謹。大都所傳右軍小楷。如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之類。皆唐人鉤摹倣傚。非復山陰故物。卽如蘭亭。傳刻多至數十百種。或肥或瘦。或莊重。或流逸。千百億化身。究不知法身安在。吾嘗論詩文字畫。與運會相關。至唐。爲古今一大升降。譬之炊米作飯。飯熟失米。安從覓穀。而嗜古之士。迂而多蔽。要知非穀必不成米。飯何由熟。百千億化身中。有百千億法身。明眼者當自得之耳。

宣和畫譜

汪堯峯曰。宣和畫譜二十卷。前有徽宗御製序。徽宗善繪事。嘗置畫學所。所聚畫士甚夥。宜其工于賞鑒

者也。及考御府所藏。有韓滉畫李德裕見客圖。按新唐書。滉事代德二宗。德裕事穆敬文武四宗。相距甚遠。其爲贋筆無疑。又有李贊華畫女眞獵騎圖。贊華歸唐時。契丹方與渤海相攻擊。而女眞部落猶未盛。不應贊華有此畫。恐亦非是。然則徽宗之賞鑒。殆與吳中好事相類。其譜中所載。豈亦眞贋各半耶。

中麓畫品

章邱李太常開先、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其略曰。戴文進如玉斗。精理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戰鉅鹿下。猛氣橫發。加于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色早秋。微雨初沫。倪雲林如几上石菖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唐六如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譏焉。而濟南王貽上尙書、以爲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可爲定論也。

書畫肥瘦之辨

丹鉛錄記方遜志曰。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之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眉眼省見稀。畫圖但怪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

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答曰。豐豔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愚謂書畫之肥瘦。如文質之不可偏廢。其輕重損益。固宜規矩而神明之。然大約以骨爲幹而肉爲附。若二者不能無偏勝。則舍癡肥而取瘦硬也。

印章

朱錫鬯曰。印信不始于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云。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衞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于秦也。迄于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冶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元末諸暨人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又壽山石產田中者最佳。大洞所產亞于田石。今所用者皆出芙蓉岩。雜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或以鐘鼎古文施之。而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奸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卽王公將帥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印。輒摩挲鉤畫。以之定往哲之僞眞。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

蠡勺編卷二十五

名教

日知錄云。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公曰。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尙。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洪稚存曰。孝經言揚名于後世。論語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又曰。好名之弊。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乎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禦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刼不磨者。則傳之歷刼而不磨焉。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

流品

六朝最重流品。宋書。蔡興宗被徵還都。時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

去。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宏、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往詣王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宏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眞、從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斅謝瀹。而斅乃移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梁書。有宦者張僧胤、候羊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夫分別流品。雖是六朝結習。然士大夫之榮。爲當時所企仰。至人主不得而予陟之。不可謂非盛事也。顧閹人自謂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于宵人。詩字頒于輿皂。至于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士氣

陸清獻公曰。虞周之養士也。教之于未用之先。而策之于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于中而止。自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尙奇謀。而以凌轢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漢之弊。崇奬高尙。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又甚于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于正。何如養之使漸歸于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于雜。何如養之使漸底于純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于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刓方爲圓者、比比

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爲尙者。今且以貪鄙爲尙矣。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于今也。

士習

後村雜著。或問。士之貴于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于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于宮室器用。其志在于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謀道。而謀利爲下。此士之所以貴于農工商賈也。雖然。此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日從事于修齊治平之道。高可以至于聖賢。次亦爲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皆不失其可貴之意。而後世之士異此矣。庸夫豎子。白其首于制舉之業。其巧黠者。漁獵聲華。以攫取朝廷富若貴。窮則暴橫鄉里。日營營于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尊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士。其操術卑于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于田野。工必無以自安于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于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無商。則百貨無自而聚。無工。則宮室無自而成。器用無自而出。而士之所爲必不可無者安在乎。問其修于身者。蔑如也。問其講貫于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于斯世斯民者。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于天下。而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士貴于農工商賈。吾不信也。

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士何別。而以爲幷賤于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鬻賤。以有易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天下之被其毒者尙寡。且明明求利者。庶人之事也。雖商賈半天下。豈足爲吾道之害哉。士而謀利。其事大于貨財。其心險于居貯。其利倍于鉤校。其爲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肆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訓。盡壞于讀書談藝。藐法趨利之徒。而天下之農工商賈。亦且更千百年而不獲被眞儒至治之澤。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爲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其貴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于農工而幷賤于商賈者。此也。

古今取士

王禹卿曰。昔人謂古之取士。以上而求下。故士日貴。今之取士。以下而求上。故士日賤。又謂漢人以名爲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爲治。故人材衰。其說甚偉。然未可謂之篤論也。伊尹就湯。不嫌于五。孔孟之聖。亦云皇皇。而自漢以後。畔君從賊、惑世殃民者。大半出于名流。致使海內靡然望風而偃。由此觀之。下何必不可以求上。而名又豈盡足以爲治哉。使今之持世者。欲以上而求下。以名而爲治。吾恐弋名釣譽之徒。必皆閉門假寐。以要上之羅致。內弸羶行。外襮美聲。視鹿鹿于場屋條例中者。且愈增其醜矣。大率斯世升降之故。惟孟子勘得透徹。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終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蓋世道之盛衰。視乎

士君子。士君子之貴賤。視乎其人品心術之邪正。上之所以爲治。下之所以致身。必于此立其本根。而後善其法度以佐之。乃爲切要不刊之論。徒于名法形迹間區區較量得失者。皆末也。

經義取士

朱竹垞曰。五經垂世。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註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第一場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明代因之。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檮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松軒隨筆曰。近日四書文。蓋無題不備。蠅頭縮錄。祕本彌多。僥倖有人。效尤滋甚。如欲杜僞而取眞。則竹垞先生所云發題宜先五經而後四書。其說似屬可行。卽謂舊章當率。不能以經題爲先。而作僞宜防。要必以經文爲重。庶眞才得以自見。而遴才者亦易于鑒別矣。

諸生

宋氏俊柳亭詩話云。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爲梁武帝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于詩。諸生日萬盈。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殘編續大雅。稚子記諸生。

生監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甄別士子巾服。命工部制式以進。太祖親視。凡三易。乃命制生員襴衫。用玉色布絹爲之。寬袖皁緣皁絛軟巾垂帶。貢舉入監者。不變所服。洪熙中。帝問、衣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帝曰。著青衣較好、乃易青圓領。

貢監

明制。府州縣學諸生。必入國學。乃可得官。不入。不能得也。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廕監。捐資曰例監。其初、每歲天下按察司選生員二十以上、厚重端秀者送監。又於會試下第舉人。令翰林院錄其優者。俾入監。後並設爲定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翰林院考試經義。判語中式者。一等入監。而勳臣子弟亦多以廕入監。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監。尋令已任者亦送監。而年少勳戚爭以入監爲榮。迨開納粟之例。則流品漸淆。且庶民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而監生益輕。不得不頻舉選貢以充國學矣。

貢生之別

同一貢監。而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之不同。歲貢之始。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以充。其後但取食廩年深者而已。資格所拘。英才多滯。故於常貢之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即今拔貢。恩貢者。國有慶典。以常貢充

之。而其次卽爲歲貢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相倣也。

廩增附學之別

漢武帝始興太學。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昭帝增滿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唐太宗貞觀以後。數幸太學。增廣生員。是弟子員及增廣之名。始見于漢唐。而無附生之名。又無別爲廩生之名也。自明永樂而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宣德五年。定爲之額。如廩生之數。于是乎有生員而不廩食者。正統十二年。又有軍民子弟待補增廣之名。久之。乃號曰附學。而附生之名由是以始。

廩生餼糧

順治十三年九月。內議政王等會議。因錢糧入不敷出。將每年廩膳銀一千九萬二百二十七兩三錢零。應裁三分之二。後將所支一分全裁。以滇黔用兵。裁充軍餉。康熙二十四年六月。都御史姚締虞、請復廩生餼糧。以培養士氣。戶部左侍郎蔣宏道、亦力請復之。部議准其支三分之一。

進士題名碑

進士題名碑。舊在國子監。歙縣吳鱗潭宛爲祭酒。稽考舊碑。明永樂至崇正。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一。本朝制科。始于丙戌。碑亦列焉。厥後十七科。未之繼也。吳祭酒謀于朝。伐石鳩工。豎之。又令吏掘地徧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墻傾。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于是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見知新錄。按竹垞太史跋

語。謂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南京國子監。撰記者。翰林侍讀學士王達也。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登科考。謂是歲卽命立石北國子監。然今無有。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也。由宣德訖崇正十三年。碑凡七十一通。思陵厭薄進士。故將下第舉人。與廷試貢士史惇等百六十三人。又吳康侯等百人。盡留特用。于是惇等請援進士例。謁孔廟。行釋菜禮。幷立石題名。帝如所請。周延儒奉勅撰文。乃立石于進士題名之次。而十六年楊廷鑒榜。遂無隙地可樹碑矣。不師舊典。相視寖輕。易代以來。僵踣遺佚者過半。然則吳司成搜索之力詎不偉哉。

博學宏辭科

制科所以待非常之士。唐志謂漢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其來遠矣。故唐時于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之。曰制舉。四方才德高蹈幽隱。莫不兼取。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達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皆臨時所著之名目也。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如姚崇舉下筆成章科。張九齡舉道侔伊呂科。皆此類。然其意固專重策論。宋承唐制。略有增損。謂之大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仍未嘗有宏博之名。自哲宗紹聖乙亥始詔曰。宏辭科不試制誥。止于表、檄、露布、誡諭、箴、銘、頌、記、序九種。亦不用古題。徽宗大觀中。改曰辭學兼茂科。去誡諭及檄。而益以制誥。亦爲九種四題。而二題以歷代故事。及高宗紹興初。乃名曰博學宏辭科。復益以詔、贊、檄。爲十二種。三日試六題。各一古一今。遂爲定制。南渡而後。號稱得人。迨甯宗嘉定戊辰以

還。時相不喜此科。主司務以艱僻之題困試者。如題是堯舜湯禹所舉何如也。看似唐虞夏商。乃是魏相傳書天子所服。謂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事也。題是因民常而施教。實則地官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中固隱數目字使疑誤之類。縱有記憶不遺。文采可觀。輒復推求小疵。以供指摘。故中選者日少。而非常之才又復置諸閒散矣。我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讀卷者。相國李公霨、杜公立德、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藹。掄才之典。莫大于是。得人之慶。亦莫盛于是。乾隆丙辰鴻博科。一等五名。二等十名。皆授館職。武進劉綸爲之冠。丁巳補試、復得萬松齡等四人。閱卷者。鄂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二相公、少宰邵公基。

武科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制武舉。有長垛弓射步射筒射。又有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故事。而未及行。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騎射。而以策爲去留。以弓爲高下。明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不果行。宏治六年。定六歲一行。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乃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大率倣文闈而減殺之。其後倏罷倏復。至萬歷三十八年。始定會試之額。

武科廷對

趙雲崧謂通鑒。宋熙甯六年。初策武舉之士。紹聖四年。又御集賢殿策武舉。然文獻通考。慶歷六年。已舉

行之。雖皆親試。要亦如天聖故事耳。未足據爲廷對也。至孝宗時。命武舉廷試。依文舉例。給黃牒榜。首武舉及第。餘賜武舉出身。此則武科廷對之始。惟引試無定期。又不聞數舉。故既廢之後。歷元而明。莫或紀載。迨崇正四年辛未。中允方逢年、倪元璐、以時方需才。請殿試傳臚。悉如文例。乃賜王來聘等及第出身有差。至于今踵行之。遂爲武科殿試之例。

特奏

今之欽賜。古之特奏也。王氏梓燕翼貽謀錄。宋開寶二年三月。詔禮部。貢士凡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具名以聞。庚戌。詔曰。貢士司馬浦等一百六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非有特恩。終成廢棄。各賜本科出身。此特奏所由始也。景德二年三月。因賜李迪等進士及第。賜特奏名。五舉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名所由立也。景祐元年正月。詔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三經。殿試諸科五經。殿試或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雖不合格。特奏名。此特奏名所以漸多也。至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則命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奏名。並赴殿試。又以人多而裁抑之也。

女神童女學士

李氏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云。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

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四月辛酉。詔特封孺人。又唐書。貝州宋廷芬、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不願適人。欲以學名其家。節度使李抱眞奏之。德宗愛其才。悉留宮中。帝作詩。每令賡和。呼女學士。祕禁圖籍。皆令總領。若昭歷憲穆敬三朝。宮內稱先生。后妃與諸王皆以師禮見。廷芬有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若陳後主選宮人有文學如袁大捨等爲女學士。此衰季之朝窮極奢侈之所爲。不足道。

俸祿

沈氏亦然曰。俸祿之制。惟漢爲最優。唐自開元以後。無事屢加。失之太濫。宋初折支。多因後唐。開寶中。始減州縣而增其俸。太宗雍熙中。復詔令俸錢皆實給。嘉祐、元豐。制又屢更。至崇甯間。則又濫矣。南渡後。京官減三之一。而小吏俸增于前。猶不失爲調劑之法。元則以公田租充俸。名曰公田。而實輸之于民。此法之極弊者也。至明洪武所定百官祿米之數。一品月俸止八十七石。其餘以次遞減。至五石而止。已薄于前代矣。其後乃以鈔折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每貫僅直錢三四文。尋以鈔少。又以布折鈔。布一疋當鈔二百貫。是以三四百錢之布代二十石之米矣。夫農之下者。猶足食五人。今如明制。雖官至極品。一月俸米僅易錢一千二三百文。不足給一身飰粥。何以責其飭簠簋卻苞苴乎。無怪明季贓吏之多而鄉紳之橫也。

入粟補官

前朝姜南叔明半村野人閒談曰。宋晉陽王叔永云。納粟補官。國初無此。天禧元年（宋眞宗年號）四月。登州牟平縣學究鄭河、出粟五千六百石賑饑。乞補弟巽官。不從。晁迥、李維上言。乞特從之。以勸來者。豐稔卽止。詔補三班借職。（卽今承信郎）自後援巽例以請者。皆從之。然州縣官不許接坐。止令庭參。國家自正統以來。民有納馬納粟納草納銀授以散官者。至宏治末。又有納銀授指揮千戶之例。或爲蓄積邊儲。拯濟饑饉。行之以權一時之急也。然授官者。皆令州縣以禮相待。而豪民往往籍此抗禮長吏。不知遜避。間有廉能長吏。止令庭參。不延之坐。自亦可以撫此爲故事以喩之耳。

假年冒籍

容齋四筆云。宋時有眞年官年之說。新城王文簡、謂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而今日尤甚。有減至十餘年。卽同人宴會。亦無以眞年告者。又陔餘叢考、言唐時已有赴他郡取解者。然其人籍貫或不必改從取解之地。惟宋冒籍之禁最密。天禧二年。福州人周總、値詔下。赴鄉薦不及。遂認譙郡吏周吉爲父。三代名諱亦從之。果預薦。總父聞之。寄以詩。有直須焚却蓼莪篇之句。總鬱鬱以卒。按宋劉荀明本釋。稱李潛君行。其子欲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曰。汝虔州人。求仕君而先欺君。可乎。甯緩數年。不可行也。鄭俠介夫、有中表應舉。不以實年。介夫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之心。不可。足見前人立

心不苟如此。

衝繁疲難

州縣、向例有繁簡兩調。雍正間。金鉷任廣西布政使。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從之。今直省所行自茲始。

吏胥

德清許宗彥周生曰。兩漢功曹椽史。皆擇邑之高望者補之。六朝時。令史猶重。至明。而吏始與士分途。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以操守稱吏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以治事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于府寺。吏散處于民間。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于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洪稚存曰。官之累民者少。吏胥之累民者多。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卽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卽可遞升爲丞尉守令。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姓名一入卯簿。則呼之爲公人。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亦畏之。何則。官卽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究之入于官者十之三。其入于吏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蠭擁而至。不至破其

家不止。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辱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于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由單款式

康熙二十四年。戶部尚書科爾坤上言。賦役徵解條目太煩。請更造簡明全書。上允其請。開局。山西司休甯趙吉士恆夫充纂修官。時總裁光祿寺卿龔佳育持議。謂州縣催科。歲發由單。分壤地之則。使民知輸納之數。法至善也。惟因畿輔撥補地畝。歲有更易。而江浙稅課起運存留條目繁瑣。近例。有司必合計州縣之田。刊入由單。尾數稍有不符。動行駁改。名爲易知。在百姓實難知。請米數止升合勺。銀數止分厘毫。自秒撮絲忽以下。悉删除之。而升秒爲勺。升絲爲毫。斯勘算易明。賦額仍無虧損。乃更定由單式。式未定而佳育卒。俄動浮言。以畸零數不可除。古未有議删去者。朝士多惑其說。于是給事中楊周憲、特疏請勿更。命下公卿議。吉士作論一篇。援唐元稹當州所上狀中云。斛止于合。錢成于文。在百姓納數。元無所缺。于官司簿書。永絕奸詐。是則昔人已昌言之。且米有圭粟粒黍。銀有微塵纖沙。入之權量。莫辨其形。鏤諸棗梨。徒繁其目。況會計凡析一爲三者。悉數之不能終窮。佳育議是事雖不果行。盈庭莫能難也。

明代以來丁口

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民數共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口。宏治四年。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口。萬歷六年。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橫雲山人明史稿曰。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休養生息。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數反增于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宏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謂投倚于豪門。招誘于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踪。理或然也。國朝順治九年。天下民數共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康熙五十三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乾隆四十年。至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口。較康熙五十三年增十五倍有奇。而殊方異域。耕屯游牧。共戴生成者。且無算也。陸稼書靈壽志論曰。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于洪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歷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歷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歷。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煢獨之未得上聞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

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

四民惟農無愧于古

王夢樓曰。古之爲民者四。士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也。自先王之澤旣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士已非復古之士矣。競趨淫巧。爭相壟斷。亦非復古之工商矣。惟農夫者。耕耘收穫。歲無甯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古所謂脫衣就功。暴髮膚而勤四支者。至于今不改。蓋後世之民。能無媿于古之民者。秖此農人而已。抑又甚者。古之時。尊重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朝廷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于古。而又無古者爲農之利。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天地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爲士。其巧者爲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爲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爲農之勞而爲士之逸也。毋爲農之拙而爲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禮義。佐天子以治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而資其匱缺者也。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也。天下苟無農。何取乎士與工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此言之。民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

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奈之何使之爲窮民而無告也吾用愛農之無媿于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爲三代以下之農也

蠡勺編卷二十六

治河

王述庵曰。虞夏時。黃河循太行。自北而東。至洚水。分九河。以殺其勢。復爲逆河。歸于海。其餘衍沃。皆資種食。魏晉六朝。以至遼金。皆精水利。未有運南方粟米供給北方者。自明開會通河運濟。而北方水利久廢。昔日九河。今變爲三十六淀。七十二沽。千里內外。沮洳淤澱。海門又復狹隘。不能迅速歸墟。是以往昔膏腴悉歸蕪沒也。趙甌北曰。元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及金隄。被淹者幾遍山東全省。浸淫及于河間。爲患凡七八年。脫脫任賈魯治之。其勞績具見歐陽元所著河平碑。然賈魯後四百餘年以來。河之爲患。又百出而不窮。則以魯但救之於既潰之後。而未潰決之前。如何使之常由地中行。而不至潰決。則未計及之也。夫河之所以潰決者。以其挾沙而行。易于停積。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兩邊隄岸爲之障束。一遇盛漲。兩隄之間不能容受。則必衝破。而泛濫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則莫如開南北兩河。互相更換。一則尋古來曹濮開滑大名東平北流故道。合漳沁之水。入會通河。由清滄出海。一則就現在南河。大加疏濬。別開新路出海。是謂南北兩河。然非兩河並用。亦非兩役並興也。兩河並用。則河流弱而沙益易停。欲河之通。轉速河之塞。兩役並興。則騷及數省。延及數年。欲河之治。而轉或啓民之亂。所謂開

兩河者。雖有兩河。而行走仍只用一河。每五十年一換。如行北河將五十年。則預濬南河。屆期。驅黃水而南之。其北河入口之處。亟爲堵閉。不使一滴入北。及行南河將五十年。亦預濬北河。屆期。驅黃水而北之。其南河入口之處亦亟堵閉。不使一滴入南。如此更番替代。使洶湧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則自無潰決之患。卽河工官員兵役亦可不設。蘆楷土方埽木之費亦可不用。但令督撫就近照管。自保無虞。此雖千古未有之創論。實萬世無患之長策也。舍此不圖。而徒年年堵築。無論遇有潰決。所費不貲。卽一二年偶獲安流。而歲脩仍不下數十萬。以五十年計算。正不知幾千百萬。與其以如許金錢空擲于橫流。何如爲此經久無患之計乎。或謂地勢北高南下。既已南徙。必難挽使北流。此不然也。中國地之高下。在東西不在南北。如果北高南下。則自神禹導河以來。何以數千年不南徙。直至宋始徙乎。邇年河決。受害之地多在北而不在南。則非北高南下可知也。宋之南徙。蓋亦因北河淤高。不得不別尋出路耳。今南河亦淤高矣。高則仍使北流。是亦窮變通久之會也。或又謂挽使北流。將不利于漕運。此亦非也。漕運所資黃水者。只洪澤下流、由楊家莊、上至宿遷草壩、數十里耳。現在黃河以北之運河。本有南旺分注七分之水以資浮送。不藉黃水倒灌也。而洪澤之水。至楊家莊則仍如故。果移黃水北去。南旺之水。自可直下楊家莊。與洪澤之水相接。糧艘仍可通行。此南路之無碍于漕運也。臨清以北之會通河。本屬運道。增入黃水。或慮其不能容。則于濱棣清滄一帶。尋九河故道。多分支流。使易于出海。則河流迅駛。糧艘益得遄行。

此北路之無碍漕運也

海運

保昌胡給諫定曰。海運之利。興于大禹。盛于李唐。而莫備于元代。伯顏獻海運之言。江南之糧。分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歲多至三百餘萬石。禹貢言揚州貢道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千古海運所自昉也。第其時由江而出海。由海而北以入淮。所行不過千餘里。唐時。范陽盧龍之軍。仰食東南。其糧運、南由吳會。北達渤碣。數千里之遠。一葦可杭。邊軍百萬。馬騰士飽。故杜甫詩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然其時都于關中。漕粟以給京師。必由河渭。其由海而達者。不過給薊北諸軍而已。元都于燕。其初運糧之道。亦自浙西涉江入淮河。由黃河逆水至中灤。復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京師。及至元二十九年。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自浙西不旬日達京師。大收海運之利。雖其時曾于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每歲河運不過數十萬石。其歲漕三百餘萬石。多從海運。明洪武年間。會通河淤塞。永樂初。復開會通舊河。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至今因之。蓋以河內爲平穩也。然考元史。鹽稱海運爲良法。明臣邱濬、亦稱海運爲良。便訪求海運道里。其由大江出海者。約十六七更路。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海道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可到五條沙。由五條沙。約二十餘更路。可抵天津。其由黃河出海者。至山東膠州入口。有河二百八十里。經高密縣至海倉鎮。復由海倉鎮出海。約五六更路。可抵天津。其間無剝殘之費。無挨次之守。且海船每船所載加倍于河船。上可以節

國用。下可以紓民力。似于漕政不無裨益。如以海運爲險。意外之虞。內河亦或有之。不獨海運爲然也。又元虞文靖集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濱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埝捍水爲田。聽富民欲耕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爲萬夫長。千夫耕。命爲千夫長。三年而徵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衞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仁和沈氏亦然、謂使伯生之議果行。數年之後。畿輔盡爲沃野。誠百世之利也。惜乎未有行之者。

西北水利

大興劉繼莊獻廷曰。西北乃二帝三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無道可行。此則近日治河遏之使不得北者助之厲也。德清胡氏渭曰。漢唐以來。河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于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寧歲。非治河。乃治漕也。設會通河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塚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培薄。更于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于渤海。斯不煩人力也。

東南水利

平湖陸清獻公曰。今浙西諸郡。歲苦淹潦者。疏鑿之不時。經畫之未周耳。蓋浙西之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喉。而江旁諸浦、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爲江者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存者。時浚而疏之。亦當不至于大患也。前代治東南之水者。宋莫詳于郟亶、單鍔。而明莫詳于夏原吉。郟亶主于築隄捍田。而單鍔主于滌源濬流。亶之說可以防一時之害。而鍔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宜從亶。而緩則宜從鍔。二者相時而舉之可也。至于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事之可舉者乎。

粵東水利

吾邑方孝廉恆泰曰。粵東水分三江。東自河源出虎門。入于海。無論已。北江源自梅嶺。南過樂昌。又南過連州。至三水。會西江。出虎門。入于海。西江經流。源于滇。過于黔。至粵西潯州。名爲右江。其勢寖大。併發源貴陽之左江于中江。兼併發源都勻之中江于右江。而三江合。其勢愈大。由是下梧州。爲牂牁。出羚羊。分流爲二。東流至三水。會北江。出虎門。入于海。南流出大蘆。經西樵。復分爲二。一過新會。出厓門。入于海。一下甘竹。出焦門。入于海。此粵東水路之大概情形也。向因海口寬。河面闊。故無水患。嗣漸民利淤積。日望海變桑田。于是就沙尾築石角以阻淤沙。未幾。見魚游矣。未幾。見鶴立矣。東以斥鹵報。西以工築隄。增一

頃沙田。卽減一頃河面。田愈多。河愈窄。沙愈滯。水愈高。近水村庄。不得不築基圍以自衞。圍築遇漲。而奔駛益緊。漲大逢潮。而冲激尤橫。潮與漲敵。而堅圍潰矣。水退復業。僅仍修固基圍。恐不足恃。自應究其致患之所以然也。現在北江之蘆包。及南岸之橫江沙、雷公沙、佛山沙腰等處。潮落則涸枯。水漲則互塞。有此一阻。以蓄其力。遂挾懷襄之勢。宜挑挖深之。工不煩而利甚溥。斯小弊之尙易除也。至若沿海沙田。早經陞科給照者。毋庸議已。卽千百處圖積淤沙之木樁石壩。皆民利藪。姑無論難于押坼。縱坼而轉眼復然。又烏能禁而長守耶。此大弊之不能除也。惟有亟亟禁止。不准報墾報陞。或者補牢未晚。縱有稅。但子母接生。非賴樁石積成者。亦不准承墾。三年一丈。稅有溢出。田沒入官。庶幾沙棍無由瞞混。且知不准墾陞。積淤無益。自不致石壩年增一年。河道日蹙一日矣。然下游仍不能如前寬闊。以通暢其流。得無從上游圖之。使分疏。使決注乎北江。自北而南。直趨入海。無可疏。亦無可決。西江由西而東。入肇慶界。有羅定江、新興江。俱從南北注焉。羅定江發源處稍高。難使轉注。不若新興江發源平坦。較易爲力。計從新興河頭。陸行至陽春之黃泥灣。不過三十餘里。通衢大道。間有小岡阜。儘可鑿而通之。使水轉行南注。徑出陽春。歸大洋。則西江之水。從而分洩。以殺其勢。更於新興江口分水。使之六分東流。四分南流。不漲不涸。功德與水而俱遠矣。聞廣東新語、載新興河頭有渠形。在林阜中。可知先曾疏通。後乃閉塞。果疏鑿至黃泥灣。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全省之利也。陶三廣公曾開之。旋爲無識者阻。功敗垂成。至今遺憾。乾隆間。康公

茂園精風鑑。以興圖、元武之方水相錯。則盜風熾。任高廉觀察時。請開黃泥灣。未果。嗣屏藩東粵。又欲興舉。旋他陞。仍未果。卷合存焉。是前人已多議及者。況南販免盤駁之勞。米穀有接濟之便。西場運鹽節省糜費。利有不可悉數者。皆捍禦水患利外之利也。或恐添一海口。又增一盜賊門徑。可于黃泥灣出口處。添建砲臺。撥弁守之。與高雷廉三郡聲勢聯絡。于海防更爲周密。若慮私鹽私貨進口。添設海關鹽關。查禁透漏。亦易定防範章程也。遵古宜今。有利無弊。惟是開數十里河道。恐有礙田園廬墓之處。必賴賢有司剴切勸諭。厚售其值。使無怨咨。至于經費浩繁。無難籌畫。思每次基圍修復。不下十餘萬金。一遇水災。蕩爲烏有。今疏其上游。昏墊永免。有不欣然捐輸樂助者乎。其間賢能之士。隨其鄉俗。或按畝。或量簽。剋期定可匯集。況照成案分別獎勵。有力者更恐不先矣。相機展布。事必易行。行必有效。明如觀火也。

任地

秦人廢井田。開阡陌。天下之人。宜不勝其害。而不出數年。乃有國富兵強之大利。遂使先王之制一變而不可復。秦之法豈能過于古與。抑春秋以來。古法寖壞。（履畝稅畝之類。）莫能講求先王維持經久之意。雖欲不變而不可得與。漢氏之興。因陋就簡。公私之積。宜乎匱乏。而雞鳴犬吠。煙火萬里。田租之輕。至于三十而一。其極也。至盡除之。（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十三年。除民田租。）王莽時。王田私屬。毋得買賣。受田者悉如制度。未幾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豈欲復還舊貫而非其人與。荀悅著論。謂井田之制。不宜于人衆之時。

其言似矣。然觀元魏之興。至于太和之主。蓋幾傳矣。當時稱爲極盛。戶口衆多。而能略依古制。勻給天下民田。（鄭漁仲言。井田之廢。已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從李安世奏。行均田之法。如露田桑田麻田之類。）隋開皇中。墾田千九百萬頃。戶口歲增。號稱繁富。乃能發便四出。均天下之田。（如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之類。）其已然之效。于是可覩矣。而曰不宜于衆多之時。可乎。故平湖陸氏、謂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薦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衞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于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丁爲二。卽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總派于地。卽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溝田

康熙十年。遼陽靳文襄公巡撫安徽。時皖屬頻旱。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旣上補救三疏。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距應懸絕如此。蓋蘇松擅水利。小港支河、所在而是。旱旣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

即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畎。二十畎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畎中之經界。二十畎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一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于田五尺。溝低于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既通。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而適滇閩變作。故未舉行。

鹽政

吳廣文蘭修曰。鹺政之日壞也。淮揚爲最。長蘆次之。兩浙又次之。兩廣爲後。以廣引八十一萬四千餘道。歲不及額故也。惟淮鹽重弊。厥有二端。而私梟與鄰私不與焉。正引包額、三百四十斤。而淮南梱至五百餘斤。淮北多至二三百斤。是謂商私。官船舊載、大者三千引。小者千餘引。今則大者七八百引。小者二三百引。商私之外。皆爲夾帶。是謂船私。夫一船之載。引居其一。私倍其三。船私鬻于途。商私積于岸。無引之鹽日銷。有課之引日滯。上負府帑四千餘萬。論者顧切切焉私梟鄰私之是議。是急手足之疾而忘心腹之患也。然而積重難返奈何。曰。太上變易之。其次補救之。改埠歸場。就場定額。先餉則有同關市之征。貯倉則參用常平之法。此變易之說也。權其輕重。度其緩急。節費以恤商。因法以便民。此補救之說也。補救

則易爲力。變易則難爲功。杜千萬人之口而任之。合數十人之力而舉之。其利可以百世矣。淮人蕭梅生曰。改埠歸場。就場徵課。財用足而訟獄清。斯經國之遠猷。平世之大法也。是時言官亦上此議。特派大臣前往會勘。格于衆論而止。非常之舉。會有其時乎。

銅政

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言定興王芥子太岳。官雲南布政使。憫銅政之弊。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大畧謂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至雍正初。始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茲硐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皆數倍于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掊尅。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廠民受價六兩四錢之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採辦之難。此其一也。滇銅自乾隆四五年以來。歲產六七百萬觔。乾隆三十八九年。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至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既不可缺。而江南江西以外。尚有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求之益衆。責之益急。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採辦之難。此其二也。硐民皆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亦有開硐無成。虛費工本。懸項累累。名曰廠欠。自頃定議。每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然工本不足。廠民不能徒手枵腹而致採。則爲之量借油米爐炭。以資工作。而其欠借不歸之油米爐炭。亦不下巨萬之値。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採辦之難。此其三也。小廠收買。渙散莫紀。合計數十小廠之銅。比二三大廠不能半。則大廠安得不困。採辦之難。

此其四也。若夫轉運之難。牛可載八十觔。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非十萬匹頭不辦。今司運之官。既皆增價僱募。然不免以人易畜。里民每籯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打。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故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其有已效于昔而可試行于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舒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僱值。以集牛馬也。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衆集。廠衆集。而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以廠民之銅鑄錢。即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此數十廠百千萬衆。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踴之氣。銅即不增。亦斷無減。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地僻人少。林木蔚萃。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有事半而功倍者。誠于廠之近邑。招徠土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于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衆皆有所繫屬。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雖有不成者、寡矣。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而瀘州旋收旋兌。畧不停息。則終無儲備之日。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者方去而運者既來。是常有餘儲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以時兌發。次第啓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

令運何爲而遲哉。

錢鑄年號

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制始定。淮陰吳山夫金石存。載齊公刀銘。齊公者、太公也。其時尙爲刀形。首作一環。可貫韋索。銘三字。曰齊公貨。細若絲髮。瘦硬圓健。稻芒書也。後景王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是皆錢文之所由始矣。顧亭林曰。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毀之。自錢文之有年號始也。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曰四銖。其後去四銖一邊。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通行之術也。舊唐書食貨志。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其文乃給事中歐陽詢所書。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及下。先右及左。又自上及右。回環讀之。於義皆通。馬永卿謂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招一甲迹。故錢上有招文。熙甯中。劉斧撰青瑣集。則謂事出明皇楊妃。何不考之甚也。其末。昭宗有天祐錢。五代晉有天福錢。宋太祖乾德間所鑄。仍不載年號。而曰宋通元寶。至太宗鑄錢。嘗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後每改元更鑄。皆以年號元寶爲文。惟仁宗年號寶元。乃改鑄皇宋通寶。以不欲用兩元字兩寶字也。自後錢文皆曰通寶。歷代因之。而無不鑄年號者。

華亭義米

順治六年六月。戶部議覆江甯巡撫王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于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十餘石。幫賠役累。優卹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種。以成義舉。從之。

粵海米船

梅州吳石華曰。廣東幅員二千里。瀕海諸縣。土壤膏沃。厥田上上。其餘山谿間錯。厥田中下。生齒繁庶。食常不足。桂柳潯梧諸郡。歲浮江而東下者。凡數百艘。或歲歉。諸郡閉糴。則市價頓起。臯然如不可終日。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大饑。海關監督穆騰額、請飭商夷于小呂宋採糴、免征船鈔。米船大至。粵人德之。六十年乙卯。與嘉慶十一年丙寅。均依故事。而監督阿克當阿、議以載米夷船既免船鈔。止准空船出口。由是米船不復至。謹按小呂宋在臺灣之南。本名蠻哩喇。轄于呂宋。故名。其去呂宋甚遠。一在南洋。一在西洋也。地平土美。芟草布穀。不耕而穫。稻米一石直銀三四錢。其至廣州不過六七日。又無船鈔之征。豈不甚利。然而空船回國。遠涉重洋。無貨物之載。有風濤之險。宜其不復來也。各國夷船運米者。均由小呂宋裝載。今上御極之四年甲申。總督阮元奏言。各米船照舊免輸船鈔。仍准原船載貨出口。照例收稅。如此、則洋米可以源源接運。且以出口貨稅抵算進口船鈔。有贏無絀。似于裕課、便民、綏遠。均有裨益。得旨俞行。自是以後。連檣而至。歲約三四十艘。計米十萬餘石。

米船有二種。大者約載四千餘石。小者千餘石。夫裕民食者。補救于荒年。孰若綢繆于豐歲。卽使家給人足。而歲增十餘萬石。市價益平。倉儲愈實。羣黎百姓食德而不知。所謂無赫赫之名而其利周于百世者也。然而法久弊生。索費漸多。則來者日少。是在善後者嚴以剔之。良法美意。庶恃以勿替也。夫又曰。此篇作于道光七年。自後驗米開艙。漸增規費。而米船少矣。十一年辛卯歲歉。中丞朱公桂楨、會同制府關部出示。如員弁書役等再敢需索留難。許載米船戶卽赴本衙門具稟。嚴提重治。于是連檣繼至。米價頓減。張鳳曹曰。臺灣米船。向至潮州。民食賴之。近年來者已少。甚矣。胥役之爲蠹也。若依洋米例一律奉行。則閭閻幸甚。

蠡勺編卷二十七

姓氏

陳直齋跋姓源韻譜。（唐張曲江公撰）謂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敬項伯爲劉氏。是也。惟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輿臺之子孫。混爲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趙氏彥衞曰。姓與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日知錄云。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爲一。）按史記帝紀註引春秋左氏。（本紀于秦始皇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則曰姓劉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註者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也。解春秋者曰。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也。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也。于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也。于謚。則文、武、成、宣、宋戴、衞齊惡、是也。于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也。詳此。諸侯既命于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氏矣。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爲氏者。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註史記者所以有

族者氏之別名之語也。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是也。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衞、毛、聃、邘、晉、應、韓之分是也。又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公羊穀梁氏

朱竹垞曰。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腳。疑爲姜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相里氏

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是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今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安邑縣北三十里。亦有相里村。相里氏子孫。千有餘歲。尙數十家聚族居焉。考北齊寺碑題名。亦多相里氏。晉建雄節度使相里金墓。汾陽小相里之北。碑云。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仕堯爲大理官。至殷。殷末有理徵。爲殷伯。其孫仲明、逃紂之禍。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于相城。時人遂

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十六國前趙偏將軍。

朱邪氏

西突厥沙陀部、有朱邪氏。其始生于雕窠中。酋長以爲異。使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後訛諸爲朱。訛爺爲邪。唐末。朱邪赤心、爲部落所嫉。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咸通九年。桂州戍卒龐勛亂。赤心討平之。賜姓李。名國昌。以爲大同軍節度使。轉振武軍節度使。卽克用之父也。

郭姓虢之轉聲

唐書宰相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然則西周但名虢。東周始兼名郭。逸周書等稱郭叔者。後人據已改之名稱之耳。按隸釋郭輔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卿士。食采于虢。武王錫封。後世謂之郭。虢通作郭也。高誘註國策。言郭虢之古文也。蔡中郎郭有道碑。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故通志氏族略、謂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或云虢爲晉所滅。公子醜奔周。遂爲郭氏。今虢氏無聞。惟著郭氏。

苻與符姓不可混

晉書載記。苻堅、其先有扈之苗裔。因家池中蒲生。長五丈。遂以爲氏。其祖蒲洪、又以讖有草付應王之文。改而姓苻。後漢黨錮傳。符融。其先魯頃公孫雅。仕秦爲符璽郎。因而姓符。故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之

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金石文字記、謂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卄。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卄。魏晉以下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古不見通用。後人趨從省便耳。至顏元孫干祿字書、謂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則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三字姓

万紐于、乙速孤兩氏、皆出北魏。後周有驃騎將軍万紐于瑾。万、讀若萬。金石錄、金石史、遂書作萬紐于。非是。齊有前軍都督右武侯乙速孤安。唐有開府右武侯左車騎將軍乙速孤晟。右武衛將軍上柱國乙速孤行儼。按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勳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行儼本姓王氏。太原人。五代祖顯、仕魏爲驃騎大將軍。賜姓乙速孤氏。安晟、行儼、皆其後也。又後魏書有步六孤氏。後改爲陸氏。西方有步鹿根氏。後改爲步氏。北齊書有步大汗氏。見廣韻。後魏有壹斗眷氏。見姓苑。

釋氏

葉石林避暑錄話曰。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利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

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

東漢少兩字名

王氏懋野客叢書曰。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見陳正敏遯齋閒覽。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字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僞之政。一切掃除。不應獨于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非爲莽也。然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平、字公游。此固曉然二名者。而又有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是後漢非絕無二名也。歐陽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歐公跋楊震碑陰。謂賈伯錡、劉顯祖、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僕固不敢謂然。蓋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焉。有子孫于父祖墓碑中稱字者乎。疑歐趙諸公未深考爾。

一字字三字字

池北偶談曰。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字。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叉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皆以布衣遊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二君遂賦詩定交。余按容齋隨筆。謂古如陳勝字涉。項藉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之類。甚多。卽論語中。管仲、曾晳、皆是。人習不覺耳。又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

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攽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別字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註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後人別號所昉乎。祝氏允明曰。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如因性急而以韋自勉。性緩而以弦自厲之類。非謂敬名設也。今人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屬銜爲重。而更重其所謂號。大可笑也。士大夫名實副者固多。餘惟農父不然。外自閭市村隴嵬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必竹。有名木者。號曰半林。有姓管名籥者。號曰四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媼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日賊亦有別號矣。如此風俗。未知何時可變。

避諱

葉榮甫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言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何以不爲文武諱耶。至于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周公作也。禮有昌本之菹。詩有臀發之詠。皆不之諱者。蓋周去古未遠。雖曰文爲之備。尚遺朴略之風。其避諱固未如後世之悉。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未之諱也。如穆王名滿。其

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衞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爲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魯國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後世諱政而改正月。且易其音。視周爲密矣。觀王嘉上封事。無教逸欲有國。是固爲高祖諱矣。及韋孟諷諫詩。有曰總齊羣邦。自是而下。犯高祖之諱者凡五六。孟當楚王戊之時。去高祖爲未久。而獨不之諱。豈漢初懲秦苛禁。凡事簡易。其避諱亦未如後世之悉。至武帝諱徹。遂改徹侯爲通侯。見蔡邕獨斷。自是之後。所諱遂密于前與。觀漢書蒯徹謂之蒯通。固爲武帝諱矣。至于景帝名啟。史記謂之微子開。而漢紀元封元年詔書。有夏后啟母石之言。何爲不避之耶。顏師古謂史追書之。班固非漢臣子與。況刑法志。建三典以刑邦國。與萬邦作孚之類。皆不爲始祖避。何耶。唐陸贄論關中事宜曰。與理同道罔不興。請釋趙貴先罪狀曰。脅從罔理。韓文進士策問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與。治字皆易爲理。避高宗諱也。然韓文潮州上表。有曰朝廷治平。曰爲治日久。曰政治少懈。曰巍巍治功。賀卽位表云。君臣相戒。以致至治。舉張惟素自代曰。文學治行。衆所推與。舉韓泰自代曰。悉心爲治。何爲不避之耶。又中宗諱顯。而韓文袁州上表曰。顯文頻煩。舉韋顗自代曰。顯映班序。至柳子厚鼓吹曲涇水黃篇云。羲和顯曜乘淸氛。皆犯中宗之諱。何也。韓公羅池廟碑曰。其日景辰矣。而賀慶雲表乃曰。其日丙戌。子厚平淮夷雅曰。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矣。而韓賀卽位表乃曰。以和萬民。又何耶。是二者。容或刊行之誤。而顯治二字。用之非一。不應皆誤也。當俟知者質

之。

生諱家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故曲禮。卒哭乃諱。而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碑云。宏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又趙明誠金石錄、謂漢碑生而稱諱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初諱病已。後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至于家諱之見于諸家文字者尤衆。邵氏博曰。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蔚宗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坊刻之譌。古本作問不違也。曾閃朱旗北斗閑。古本作北斗殷也。李翺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按翺父諱楚金。非今茲之今。此或諱嫌名耳。獨韓退之因李賀作諱辨。持言徵不言在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彊。不諱其父名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又王氏明清曰。歐陽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云碧落碑在絳縣龍興宮之類。蘇長公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

臨文不諱

顧徵君金石文字記題顏氏家廟碑。謂魯公自父以上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又云。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幷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隲。字成隲。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說之曾祖。首曰、君諱弋。字嵩之。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說之祖。曰、曾祖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

道館學士諱弋。並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某。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皆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溫。公諱鍠。卽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卽居易父。李翺集有皇祖實錄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王父母則不諱者也。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故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今人自述先人事狀。而使他人塡諱。非古也。

五服爲行

唐宋以前多序五服兄弟爲行。少陵集所稱高三十五詹事、元二十一曹長之類。是也。

姪甥

通典。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姪甥唯施于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朱子語類、謂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宜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猶子

劉共父刊二程集。改姪爲猶子。朱子謂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亦無云猶子者。按猶子二字。始於檀弓。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然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似當爲師稱弟子之辭。而弟子亦可稱師爲猶父。蓋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封贈

洪景盧曰。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唐世贈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餘官只贈父耳。長慶後。稍變通。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吏部尚書、興元節度使。表納檢校吏部尚書。請回贈其祖倕。詔不許納官。而贈倕爲尚書禮部郎中。此後世貤贈之始也。白樂天集、亦有戶部尚書楊於陵贈其祖爲吏部郎中祖母崔爲郡夫人制詞。然德輿身爲檢校吏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禮部郎中。於陵爲戶部尚書。而贈其祖不過吏部郎中。則亦不能以子孫之官全贈其祖也。宋史。李虛已當南郊恩封。請罷妻封以授祖母。寇瑊少孤。鞠于祖母王氏。及登朝。乞以妻封回授。趙概逢郊恩。當任子進階。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官。詔皆許之。後遂爲例。此則宋時可以己官全贈其先。較唐制又稍優矣。元許有壬言。今制。封贈祖父母。降于父母一等。則元時封贈先世。亦尚有差別。我朝甲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皆全用其

本身官秩幷許以本身封典回贈其祖。則例封一代者。實亦得封二代矣。見陔餘叢考

贈抗節者祖父母

明吏部文選淸吏司員外郎周公順昌、旣以死璫難贈太常寺卿。其子茂蘭、刺血上書。請封三代。故事。贈官死忠諫經卹蔭者。其父母妻室俱准給封贈。予以應得誥敕。而不及其祖父母。故三代之請。有旨命所部查會典具覆。而會典無是例也。茂蘭慟哭繙會典。自夜達曙。忽得一例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取自上裁。踊躍曰。然則惟上優之耳。遽揭所部。句據覆而上。果破例令所部從優給贈三代。一時死忠者皆得援例請全給。其例從茂蘭始。見西河文集。

封本生父母叔父母

宋王氏椠燕翼詒謀錄曰。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人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文正昉爲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爲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爲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眞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之母。指側室之子言。則四海之內均沾寵惠。雖于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明大臣中移封大父母者。有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張翰。其庶僚移封本生父母者。京官起于嘉靖中修撰諸大綬。外臣起于萬曆中長垣令劉學曾。異途起于嘉靖中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聘。又歐

陽文忠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又王沂公曾爲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按本生祖父外別有移封者。唐李德裕爲荆南節度使。遇當追贈。奏乞回贈其兄故楚州刺史德修。詔贈禮部尚書。劉總奏請追贈其外祖溪州刺史張懿。乃贈懿工部尚書。其妻李氏趙國夫人。

貴不敢加親之誤

邵氏博聞見後錄。呂汲公當遷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即今贈封贈。）朝廷從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呂公聞之。嘆服。自以爲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韓氏如璜曰。先儒謂父無爵。若以己爵加之。是欲尊親而反卑之爾。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己爵加之乎。以己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之所不敢出乎。人子以其身貴而貶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

誥敕

陽湖趙氏曰。本朝之制。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皆有撰定文字。各按其品級塡寫。雖有大勢力者。欲增損一字不能。所以杜浮僞之風也。按宋史孫洙傳。百官遷敍。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殊。而

同用一詞。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格以一律。殊爲苟簡。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蓋亦有一定誥詞。至明則否。湧幢小品云。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大失絲綸之體。高拱、張居正、雖皆有禁。終不能改。惟勳戚武弁。勒爲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亦有定式。未免太泥。倘有應敍功蹟。從何記載乎。則前明之有定式者。惟勳戚武弁。而文臣皆隨時撰作。毋怪乎諛詞滿紙也。明史許士柔傳。故事。贈官誥屬誥敕房中書職掌。崇正初。追恤被魏閹所害諸忠臣。則翰林能文者亦爲之。後中書以爲侵官。崇正三年。仍命誥敕中書爲之。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皆有定式。而碑文祭文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于禁絕諛僞之中仍不沒人之實。可謂盡善矣。

謚法

釋名。古者諸侯薨。天子論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故于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支允堅異林曰。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于唐。代宗時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至元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蓋稱其至者故也。今謚號渝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時皆從眞卿議。獨袁傪謂陵廟玉册。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以下多言臣謚。王文簡曰。謚法。漢制雜見于白虎

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諡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諡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洪武初。惟武臣有諡。至永樂中。文臣乃得諡。自姚廣孝、胡廣始後。文臣亦多有之。然皆出恩賜。本朝率沿明舊。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諡。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諡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諡。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諡。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諡。至邱園之得諡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諡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諡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諡。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諡百三十一。中諡十四。下諡六十五。迄于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諡。今則又減于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諡文。然有不翰林而諡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諡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諡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諡。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諡定。李思齊妾鄭之諡貞烈。皆有瑰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諡之。而春秋、衞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諡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諡。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諡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于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議朱熹諡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諡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諡皆一字。此

以一字爲貴也。京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既謚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尙不可。況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眞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至本朝賜謚。尤在奬忠義以風有位。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

特謚私謚

梁書裴子野傳。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子野以令望。特賜謚貞子。陶宏景賜謚貞白先生。劉瓛賜謚貞簡先生。北史李謐賜謚貞靜處士。此則官位例不及謚而出于特恩者。乃後世特賜謚之始也。後漢書夏恭卒。諸儒私謚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陳實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共謚爲文範先生。此又後世私謚之始也。然私謚究非禮。故荀爽嘗著論正之。見後漢書爽本傳。朱竹垞跋漢元儒先生婁壽碑曰。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友易名。不盡加以上謚。元儒先生其一也。

婦人謚

顧夢麟中菴瑣錄曰。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故得蒙夫之謚。晉胡納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別謚宣。不從夫謚。又虞潭母謚定。桓溫母謚敬。南史。駱文牙母謚恭。此婦人有謚之見諸史傳者也。雖賢忒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關壯侯謚神武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謚關羽曰壯繆侯。按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爲惡謚。豈理也哉。若果爲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爲榮也。然要不如我朝定謚神武之爲協也。

岳鄂王定謚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册。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

謚。當稱忠武爲是。見丹鉛錄。

明季謚用神號

明武宗自稱大慶法王。世宗自號聖智帝君。宣宗故后胡氏賜號靜慈仙師。萬歷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崇正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皆構殿于泰山碧霞元君宮後。因更名曰聖慈天慶宮。又以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爲孝孺悼靈王通元顯應眞君。顧亭林謂以天子之貴。帝后之尊。皇子之冢。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優崇。所謂國將亡而聽于神者耶。然視唐元宗稱上淸弟子。宋徽宗稱教主道君。則已開其先矣。

蠡勺編卷二十八

漢學

掖縣王爾膂止庵曰。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以後。蓋荀虞之易。亂于王輔嗣。馬鄭之書。亡于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于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何鄭爲主。然後參以六朝唐宋元明諸儒。擇其善而折衷焉。庶乎可矣。甘泉江藩子屏曰。秦幷天下。燔詩書。殺術士。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巖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于世。漢興乃出。言易、淄川田生。言書、濟南伏生。言詩、于魯則申公培。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禮、魯高堂生。言春秋、于齊則胡毋生。于趙則董仲舒。自茲以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西都儒士。開橫舍。延學徒。誦先王之書。被儒者之服。彬彬然有洙泗之風焉。爰及東京。碩學大師。賈服之外。咸推高密鄭君。生炎漢之季。守孔子之學。訓義優洽。博綜羣經。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晉王肅自謂辨理依經。逞其私說。僞作家語。妄撰聖證。以外戚之尊。盛行。晉代王弼宗老莊而註周易。杜預廢賈服而釋春秋。梅賾上僞書。費甝爲義疏。于是宋齊以降。師承淩替。江左儒門。參差互出矣。然河洛尚知服古。不改舊章。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

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若輔嗣之易。惟河南青齊間有講習之者。而王肅易亦間行焉。元凱之左氏。但行齊地。僞孔傳惟劉光伯、劉士元、信爲古文。皆不爲當時所尙。而隋書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知言者哉。江都汪容甫、嘗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沈淪之緒。通儒如顧甯人、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

道學

周氏密曰。伊洛之學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間盛矣。其能發明先賢旨意。溯流徂源。議論講解。卓然自成一家者。惟廣漢張氏敬夫、東萊呂氏伯恭、新安朱氏元晦而已。朱公尤淵洽精詣。蓋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學。而一切收斂。歸諸義理。其上極于天人性命之妙。而下至于訓詁名數之目。未嘗舉一而廢一。蓋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傳。而伊洛之學。至朱公而始無餘蘊。必如是。然後可以言道學。此外有橫浦張氏子韶、象山陸氏子靜。亦皆以其學傳授。而張嘗參宗杲禪。陸又嘗參杲之徒德光。故其學往往流于異端而不自知。程子所謂今之異端因其高明者也。至于永嘉諸公。則以詞章議論馳騁。固已不可同日而語矣。世又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扣擊其所學。則于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于義利無所

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爲僞學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禍者也。韓侂胄用事。遂逐趙忠定。凡不附己者。指爲道學。盡逐之。已而自知道學二字本非不美。于是更目之爲僞學。甚至臣僚之薦舉進士之結保。皆有如是僞學者甘伏朝典之辭。一時嗜利無恥之徒。雖嘗自附于道學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強習歌鼓。欲以自別。甚者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而向之得罪于慶元初者。亦從而和之。可歎也已。又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以噓枯吹生。凡治材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麄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膴仕。而士子場屋之文。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溫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其後師憲當國。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一輩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尙忍言哉。

濂溪不以賢自命

廬山蓮花峯麓。有水出自蓮花洞。周元公築書堂于其上。取故里濂溪之名以名之。其後遂定居焉。黃山谷濂溪詩小序。謂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爲吏十五年。中歲乞身。老于湓城。又與元公書云。公在湓城。可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歸宗寺在金輪峯南。晉時有西域僧佛馱耶舍來廬山。王羲之舍宅爲寺以居之。雍正八年。賜名瞻雲寺。）吾邑張司馬維屏曰。山谷勸元公見文老。夫元公聖人之徒。豈待取益于老僧哉。然公因山谷之言。遂與文老遊。公生平出仕不卑小官。論交不拒釋氏。進則民物爲念。退則山水怡情。胸懷灑落。遇物隨緣。初未嘗以賢自命。後因程子受業于公。遂有濂洛之稱。且謂得絕學之傳。接道統之緒。公當日未必存此見也。嗚呼。不自以爲賢。此其所以爲賢與。

二程不言道本茂叔

史稱汴人大中大夫程珦。官南安通判時。見周茂叔氣貌。異之。與之言。知其爲聞道者。使二子往受學。卽明道、伊川也。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伯子嘗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是二程之學實淵源于茂叔矣。顧正叔序其兄伯淳墓表。絕不言所學由于茂叔。但言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其自上太皇太后書。亦謂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

經。皆欲直接孟氏之傳。雖以漢唐諸大儒。無一足與其列者。而何有于茂叔乎。說者謂宋儒自大多此類。

朱子之學所得

朱子之學。以得之延平李侗者爲最著。不知其得于劉勉之致中、胡憲原仲者、爲尤早也。勉之、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禁止元祐學。勉之求得其書。每夜深。俟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遂厭科舉。歸耕。結廬讀書。人號白水先生。朱松卒。屬勉之以後事。且戒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憲、安國從子。紹興中。入太學。與勉之共習伊洛之說。既而同學易于譙定。遂歸故山。力田賣藥以養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後與松交。松將沒。屬熹受學。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爲久云。

朱湘陶論朱學

朱澤澐、字湘陶。江南寶應人。早歲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卽依次讀之。數年而徧。復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于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錄。反覆不厭。數有心得。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于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汎濫于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于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學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其于中庸之旨深乎。故知居敬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初非有二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無辭費矣。雍正六年。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師恕薦湘陶。固辭弗應。

朱陸異同

朱子集羣儒之大成。而二陸亦不可厚訾。殆猶張之于程也。雖所尙不同。造就各異。然象山鵞湖之會。深詆朱子之支離。及後祭恭甫有曰。追維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商。豈足酧議。亦悟其初之異於朱矣。朱子與項平父書、言子靜專尊德性。而熹平日所論。道問學爲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又與呂伯恭書、言子靜好處。自不可掩覆。足敬服也。今朱學大行于世。而俗儒詆陸如楊墨。噫。亦寃矣。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齮齕陽明。且及象山。目爲異端。霑化范明徵雪厓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謂象山異于考亭。非異于孔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所從入之塗異。而適燕則一也。或言象山尊德性而略問學。是蹊于禪。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以道問學爲事。而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各家弟子。持其師說以爭勝。非盡考亭本旨也。陽明之是象山。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得于心。而成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于孔孟。而謂之爲禪耶。孟子所以闢異端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之爲世道人心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尨舌之狂吠。亦非考亭所樂聞也。

宋儒用二氏語

宋儒多取二氏語。如周茂叔自無而有。自有歸無。乃李筌之陰符也。張子厚清虛一大。乃莊周之太虛也。朱子之調息箴。乃老聃之元牝也。中庸章句第十二章引程子。此一節、子思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集註補謂程氏遺書原云。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此本松溪無垢子。心經註云。既不着有。亦不滯空。活潑潑地。轉漉漉地。圓陀陀地。光爍爍地。豈有盡耶。又宗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露現前。至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是波羅提語。

宋儒衞道之力

百數十年來。學人盛談攷據。多尊漢儒。詆宋儒。歸安姚文僖公秋農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五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詳見邃雅堂集中宋諸儒論文僖所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

李敬齋論性

元李冶。字仁卿。引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而仁卿乃謂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余以爲程子之說。可

與孟子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相發明。至彼謂性無與于賢愚。則仍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矣。

姚江學案

陽湖惲氏敬曰。陽明先生標致良知之說。夫言致。則不得爲良。言良。則不得爲致。致良知之義。豈可立哉。孟子兼良能言之。愛敬、卽能也。陽明先生去良能言之。則其義不可立矣。于是一變而爲良知。卽未發之中。未發豈有知耶。再變而爲良知。卽天理。天理豈有知耶。及無端自言之。則曰人心靈明而已。是良知不能該良能矣。不能該良能。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又無端自言之。則曰是非之心而已。是良知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矣。不能該惻隱羞惡辭讓。必不能該性與情也。其後及門更多支駢。互相矛盾。皆由于此。故平湖陸淸獻公、深斥陽明先生爲禪。而欲廢其從祀。夫陽明先生之學。是非可得而辨。若以從祀言之。聖人之門。豈若是之小哉。敬嘗觀禪有近于朱子理在氣先之說者。如魯祖茶盞在世界前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知在行先之說者。如仰山行履在何處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性與氣者。如趙州有業識、無佛性之言是也。有近于朱子之論體與用者。如潙山有身無用、有用無身之言是也。此皆議論之時。枝葉波流。偶然相及。非爲學之本源。故雖甚近。不可據此謂同于朱子。若達磨所言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大鑒所言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此則本源之言。與陽明先生良知之說無異。故先生之學不得不謂之禪。然而有與禪異者。亦言戒愼恐懼。亦言愼獨。亦言禮。亦言仁義。亦言孝

弟。此則其異者耳。至朱子之學。其榘矱繩尺。與聖人之教同一轍。惟兢兢然。孑孑然。甯言之實。而不敢高。甯言之紆。而不敢徑。甯言之執。而不敢通。遂有與聖人不相似者。敬嘗謂朱子本出於禪而非禪。力求乎聖而未盡乎聖。蓋以此也。夫聖人之道。固極其正者也。然其大則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焉。冉有宰我之過。後人爲之。宋儒所必擯也。而以言語政事得爲高第弟子。曾子明孝道。其後有吳起。子夏好論精微。其後有莊周。七十子之徒、有顏子驕、施子恆、琴子張。是聖人及門固非若一人之言。一人之行者。豈得謂聖門之雜哉。天地之道。固如是也。今觀浮圖之有功力者。蓋異于衆人矣。況其精大者乎。是故釋迦、達磨、大鑒諸人。苟世與孔子相及。當有所以待之者。而謂高朗博大如陽明先生。反不收在弟子之列。不敢信也。

陽明釋毀錄

長洲彭勤止定求、其學出於湯文正斌。斌出於孫蘇門奇逢。奇逢出於鹿忠節繼善。繼善之學。則宗王陽明守仁傳習錄。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勤止見而恫之。以爲謂陽明倡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又謂明之亡不亡于朋黨。不亡于寇盜。而亡于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至于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勤止生平愛慕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

子也。朱竹垞曰。王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揚雄作太元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後之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爾。世之儒者。生無事之日。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歿。門弟子矜其迂腐之說。巋然配食于孔氏之庭。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耶。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廣濟金檢討德嘉、嘗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滂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

康齋聖門之獧

吳康齋應召入都。大學士李賢以賓師禮待之。時尹直爲編修。來見。令坐于側。直大慍。又知府張瓚謁見。不得。放歸後。瓚募人代其弟投牒爭訟。直一一筆之于所著瑣綴錄。且更甚其辭。而康齋與弟友愛彌篤也。見沈文慤跋語。是爭訟本無其事也。惲氏敬曰。康齋先生、其聖門之獧者乎。平生刻苦自立。所著語錄。多返責之身心。無後儒恣睢之習。其聖門之獧者乎。至與弟訟祭田一事。世儒多爲先生設辭以解者。此未得先生之意也。先生爲宗子。守祭田。而弟鬻之。以爲弟得罪于祖若父也。己不得私焉而已。大抵獧者必褊隘。自律嚴。律人亦嚴。所見一有所執。其潰裂必至于此。夫家事與國事有不同者。管蔡危社稷。周公不得不奉王命以討之。若家事。則以恩彌縫之而已。豈可較短長哉。事過之後。先生必有所歉然也。又以

爭訟爲有其事也。姑並錄之。以俟考。

白沙曾點之流

太倉陸桴亭世儀、著思辨錄。其論白沙之學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主于灑脫曠閒以爲受用。其先本以居敬爲主。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其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放達爲自然。非也。彭允初曰。先生固不諱言禪。睡起詩云。無奈華胥留不得。起凭香几讀楞嚴。贈鄒吏目詩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寄張廷實云。胸中一部蓮花經。江雲浩浩江泠泠。蓋先生之學。脫略見聞。期于自得。此則先生之所自得也。

白沙出處合于道

惲子居白沙先生祠堂記。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然未有不致愼于五倫者。虞書曰。敬敷五教在寬。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孟子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聖賢教人。如此而已。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于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明代宗之立。所以守社稷也。于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錮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如行簒焉。于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

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之所以不出也。憲宗則序宜立者也。故先生復出焉。魯定公從亡于乾侯。後昭公薨。季氏扳而立之。與明代宗英宗不同。故孔子不仕于陽貨執政之時。而仕于季斯悔禍之日。若先生、則非止避徐有貞石亨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

碧玉非聘白沙者

惲氏敬碧玉說曰。右碧玉搨本。嘉慶二十年十月辛巳。謁陳白沙先生祠。登碧玉樓。其裔孫禮所詒也。玉、以周尺度之。厚半寸。袤尺二寸。首廣三寸二分。微羨。下射廣四寸。剡之去首二寸強。爲孔周二寸弱。當孔之左右爲兩珥。橫出五分強。下迤之。以放于射。玉之質。潛確類書所稱甘青玉色淡青而帶黃是也。非碧玉。碧玉、南產倭奴西產于闐。皆蒼綠色也。玉之澤。手近之則津。其諸記所稱水玉與。謹按周禮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此言璋也。黃金勺。青金外。朱內。此言勺也。鼻寸。衡四寸。有繅。此合言璋勺也。先鄭謂鼻爲勺之龍鼻。後鄭謂鼻爲勺之龍口。若則駔琮。無勺無龍首。經言鼻寸。不可通矣。古者謂紐爲鼻。璋之鼻其以系繅與。此玉兩珥各寸。如璋之鼻。射四寸。如璋。厚寸。亦如璋。當兩珥度之。衡亦四寸。如璋。惟袤逾三寸。敬觀淳熙古玉圖。尺度多過于古者。此玉之袤、偶異而已。經下文云。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蓋天子大璋中璋邊璋皆有勺。故以課諸侯。大璋無勺。故以聘女。此玉蓋古聘女之大璋也。敬前在廣州。問碧玉樓之故。有言明憲宗以聘先生者。及至新會。考之志乘。無其說。白沙集碧玉樓諸詩。亦無

之。先生既薨文在成化三年。已言臥碧玉樓。而憲宗之聘在十九年。其非聘先生之玉無疑義矣。先生詩言玉失而復得。其諸先人之所留遺與。又曰。唐書五行志。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其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按唐笏直。宋始弓之。笏頭亦微羨。與此玉極似。唐人妄加之名耳。疑卽大璋也。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靶。名抉衣。古帝王旣御袍帶。以此抹腰。無褶縐。與此玉亦極似。二說存之。以質諸博古者。

蘇門之學

孫啟泰、名奇逢。直隸容城人。明萬歷中舉人。時畿多內盜。移家入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恩教旣行。盜莫敢犯。順治初。祭酒薛所蘊等交章論薦。固辭弗應。旣而渡河。率子弟躬耕蘇門百泉山。老焉。初與定興鹿百順交。始自奮于學。博觀約取。尤篤信陽明之書。病世之名朱陸者。樹門戶。競辨說。不知反本。乃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念菴、顧涇陽十一子爲宗。自漢董申以降。迄明季諸儒。其謹守繩尺者。次之。橫浦、慈湖諸儒。論議有出入者。又次之。其言曰。譬之歲功。孔子備四時之令耶。諸大儒各具春夏秋冬之一令耶。次之二十四氣耶。次之七十二候耶。合之成歲功。其學專務躬行。歸本愼獨。自言年七十以往。每益十年而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四方來學者。無賢愚開以性之所近。與人無町畦。武夫悍卒。工商牧豎。接必以誠。故天下莫不聞風慕之。康熙十五年。年九十二卒。

愼獨圖說

愼獨圖說十八章。雲間倪元坦醒吾氏著。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卽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愼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愼獨之效也。其第六章。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愼獨入門。洗心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于坤也。是愼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凡居于明者不見暗。居于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八十四爻。以潛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愼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第七章。人心卽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知好知惡。純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靜時見。于初發念時見。惟愼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于愼獨。

錢子仁論學

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年十三。棄書學賈。旣長。數爲鄉里所侮。慨然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惟聖人

乎。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始取四子書讀之。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之語。多不合。怪問其所由。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與友人書曰。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于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于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滋甚。又安可得而誠乎。且堯舜之知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此未合乎孟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己芸人。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于自信如此。

邵青門論諸儒

武進文學邵子湘曰。道學之有異同。自朱陸始也。異同積而爲門戶。自姚江以後始也。廣濟金會公檢討曰。姚江之徒。龍谿、緒山諸子。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註。糟粕前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滂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能及哉。夫聖人之道大。故曲成而不遺。如愚之回。多言之賜。師之過。商之不及。皆得與聞孔子之道。後世諸儒。惟不得孔子以爲之依歸。故紛紛至是耳。假令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與薛文淸、胡敬齋諸先生。並游于孔子之門。必皆爲孔子之所許。夫諸先生同學聖人

者也。其流雖分。其源則一。彼學有是有非耶。吾擇其是而已。彼學果非耶。吾守吾是而已。奚爭爲。